



門口仁  
2805  
卷15-2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桓經七年

高丘成丘魯地近

齊者故五子以成

丘蒙為燕東野人

程頤古者昆蟲豷

而後火田去莽賢

以逐禽獸非竭山

林而焚之也

陳宗之穀鄧去秦

山絕遠越國喻境

相繼朝桓非桓大

惡之黨而何故特

傳七年

魯桓公二

梅谿 林堯叟唐公羽

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咸丘魯地無傳焚火田也譏盡物故

夏穀伯綏來朝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

鄧侯吾離來朝穀鄧書名貶也魯在泰山

傳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春來夏乃行朝禮故經書夏 名並書 賤

之也以其僻陋小國故魯賤之 附錄 夏盟向求成于鄭盟向二邑名隱十二

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既成而後背鄭 秋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二國伐盟向討其背成 王遷盟向之民

左傳評林卷之四

二一

良曰亡幾可貴

凌稚隆穀都來朝

書名或以為辟陋

小國故則春秋小

國未易更僕數也

或以遠朝于篡逆

之國則滕子杞侯

不來朝于桓公乎

何以不皆名趙鵬

飛云二國為楚所

逼失地而奔以朝

禮見書朝以失國

書名左氏賤之之

意

桓經八年

季季家氏父名蓋

天子之元子作節

南山詩者自謂家

父作誦以究王謫

而不可不稱乎

程頤正月既烝矣

于邲邲王城盟向之民不欲從鄭故○錄冬曲沃伯

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即武公小子侯哀侯

經八年丁丑春正月己卯烝無傳此夏之仲月非為

天王使家父來聘無傳家父凡伯皆○夏五

月也書時失無傳大○秋伐邲夫專也○冬十月雨雪無傳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來不稱

故書遂始於此

傳八年○錄春滅翼曲沃武○錄隨少師有寵少師

年董成請追楚師伯比告楚鬬伯比曰可矣言前年

計可讎有釁而有寵此隨而言謂少師無德不可失也

而非時復烝者必不可失此機會○錄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欲以

黃隨不會二國不會使遠章讓黃責其不楚子伐隨

自沈鹿軍于漢淮之間駐軍于漢水淮水李梁請下

之也○下請服于楚弗許而後戰待楚弗許所以怒我

而怠寇也所以怒我師而怠寇志也欲使隨人怒楚

少師謂隨侯謂隨侯曰必速戰必速與不然若不將

失楚師此蓋以六年羸師之事入隨侯之左腹故隨

侯禦之隨侯從少師之望楚師遙望見季梁曰告隨

楚人上左蓋見當時楚之精兵皆君必左楚君必無

與王遇無與楚王之且攻其右且先攻其右無良焉無

經世鈔只警有釁

天去其疾七字國

家不利有小人如

李笠翁季梁雖賢

固不能奪少師之

寵自古權臣與重

臣固不能並立如

此豈必速杞敗績  
然後為禍哉

穆文熙季梁之見  
即兵法避堅攻瑕  
之意

同上大凡小人在  
君側皆少師之類  
也能斷然以去之  
是自古其疾也天

去一字可味可玩  
陳與郊普考伯比  
之謀既假毀師之

請而激季梁之諫  
復假季梁之重而  
致隨侯之懼復假

隨侯之止而增少  
師之衝復假少師  
之寵而沮季梁之

策道毫末之毒於  
少師之心而一國

精兵必敗必先偏敗偏師衆乃攜矣楚師之衆乃有

少師曰不當王不當楚王非敵也不足以言弗從不

季梁戰于速杞速杞隨師敗績大崩曰隨侯逸師敗

逃關丹獲其戎車楚大夫關丹獲隨侯所乘之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蓋少師有寵其時以為戎車秋隨及

楚平隨及楚楚子將不許將不許闔伯比曰告楚天

去其疾矣蓋以少師為隨之疾今少隨未可克也言

國未乃盟而還之盟而歸附錄冬王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號仲即虢公林父為王卿士故王

緡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見經禮也天子娶於

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見經禮也諸侯使同

之君臣展轉薰染  
自勝自負自起自  
受命于魯故曰禮也

付自予自奪如輪  
如機不得少息吾  
不勳色色而徐制

其弊雖事往迹陳  
書之簡牘讀者猶  
不知其端倪况當

時自墜其網絡者  
乎

經世鈔隨侯先用  
季梁之言少師必  
如恨至此一力與

季梁相左雖積軍  
敗國不顧矣孫叔  
敖能薄晉以信伍

參之言而少師必  
不從季梁攻右之  
策君子小人情事

千古如是

精兵必敗必先偏敗偏師衆乃攜矣楚師之衆乃有

少師曰不當王不當楚王非敵也不足以言弗從不

季梁戰于速杞速杞隨師敗績大崩曰隨侯逸師敗

逃關丹獲其戎車楚大夫關丹獲隨侯所乘之戎車

與其戎右少師蓋少師有寵其時以為戎車秋隨及

楚平隨及楚楚子將不許將不許闔伯比曰告楚天

去其疾矣蓋以少師為隨之疾今少隨未可克也言

國未乃盟而還之盟而歸附錄冬王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號仲即虢公林父為王卿士故王

緡音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見經禮也天子娶於

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見經禮也諸侯使同

之君臣展轉薰染  
自勝自負自起自  
受命于魯故曰禮也

經九年戊寅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姜紀國姓季夏

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

故使其世子來朝射音亦又音夜

傳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見經凡諸侯之女行子

謂嫁曰有行此言唯王后書蓋以下王后母儀天下為

凡諸侯之女嫁也天地宗廟社稷之志不

可不附錄巴子使韓服告于楚韓服巴請與鄧為好

請與鄧結好通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道朔

夫巴客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南鄙邑人要

其往聘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韓服即楚子使遠章

左傳平水卷四

陳傳良王命諸侯不書今案王室不以立諸侯諸侯晉又不告立君史亦無由得書

傳說董彞程子謂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禮然據家氏鉞翁所引莊十八年魏晉鄭使原莊公逆公則同姓諸侯為主確有可據

桓經九年蘇轍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魯為之主也

業夢得朝天子有懼而夜潰

皆國名號仲八年立晉侯于晉故以四國伐武公

姑賓之以上卿則以皮帛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各

讓於鄧鄧責鄧人弗受弗受責服罪言夏楚使鬬廉帥

師及巴師圍鄆鬬廉楚大夫圍鄆鄆養甥驍甥帥師

救鄆鄆大夫三逐巴師不克三逐巴師不克勝鬬廉衡陳其

師於巴師之中衡橫也蓋分巴師為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衡如字又橫陳音陣又如

字以戰而北以與鄆師戰而偽北北走也○北如字又佩

背巴師而夾攻之背巴師者巴師攻鄆楚師再還與戰故背巴師而夾攻鄆

鄧師大敗陷於兩師之中鄆人宵潰民逃其上曰潰鄆人見鄆敗故

懼而夜潰附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荀賈

○冬曹太子來朝書射

禮也言合待世享曹太子魯享初獻初酒始樂

奏而歎樂始作施父曰魯大夫○施魯大夫曹太子其有憂

乎言曹太子其有憂患之事乎非歎所也朝享所以觀威儀省禍福故曰非歎所也

經十年日卯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公來子莊公射姑

○夏五月葬曹桓公無○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

遇無傳衛侯與公為會期中皆公與鄭○冬十有二

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改侵伐而書來戰善魯之用周班惡

三國之討有辭

傳十年春曹桓公卒終施父○附錄虢仲譖其大夫詹

父於王號仲為王卿士譖其屬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詹父有自直之辭愬於王

時有故不能朝則當其國

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仇天子之禮於諸侯也

傳九年補注先儒皆以莊十八年傳見定王后齊姜駭例與傳違案二后皆見於傳何苦自相違異蓋傳例乃魯史舊法二后非魯主皆故天子制之特存魯主昏者以見義

沈雲將野人殺楚使鄧宜謝罪弗違乃拒而弗受得無重之怒哉敗師辱

固其宜也

穆文熙巴人借楚以交于鄧而鄧人并殺兩國之使於理於勢無一可者宜終滅于楚狀

附見冬曹太子來朝經曰世子傳曰太子古者世與大字義通也

按周禮注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以王師伐虢

師助虢父伐虢

夏虢公出奔虞

虢公被

錄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更立君秦以四年為

有美 虞公求旃

旃之也虞公從虞叔求之虞姬姓國

封之 弗獻

虞叔不獻玉

既而悔之

悔不獻玉

曰周諺有之

俗語

有曰匹夫無罪

匹夫單獨

懷璧其罪

言匹夫本無罪蓋由其懷璧則

人利其璧以害其身此

吾焉用此

吾安用此美其以

賈害也

行商曰商坐肆曰賈賈者坐而待價者也此言賈害蓋謂懷玉坐而待禍害之至如賈之

坐而待價

是無厭也

是虞公無厭足之心也

無厭

此言

劍叔曰

叔即虞

乃獻之

乃以美玉

又求其寶劍

虞公又求

將及我

將殺我而

遂伐虞公

遂以兵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將及我

將殺我而

遂伐虞公

遂以兵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將及我

將殺我而

遂伐虞公

遂以兵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將及我

將殺我而

遂伐虞公

遂以兵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故

將殺我而

取其貨寶

遂伐虞公

伐虞公

等而嘆蓋必念其若得寶劍

父終生之疾也然無厭足之心

當未至魯時何不一懇辭而順旨以

來哉承父則非孝

嘆享則失容太子

無一可者也

經世鈔非數所而

嘆故知其有憂此

非貶詞

桓經十年

按胡傳云桓無王

今復書王何也十

者盈數也天道十

年則亦周矣人事

十年則亦變矣或

三十年無王則人

道滅矣亦通

劉敞弗遇者何公

不及遇也曷為或

經

十有一年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

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衛

王爵也

鄭主兵

而序齊

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

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經

十有一年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

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衛

文

王爵也

鄭主兵

而序齊

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春

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

經

十有一年庚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

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

先書齊衛

文

王爵也

鄭主兵

言不或言弗不者惡曹地闕此戰即之諸侯也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  
正辭也弗者遷辭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  
也君子之於言無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立是為  
昭公

趙匡經意鄭護衛昭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此書  
無信爾

李庶經書弗例四 ○突歸于鄭突厲公也 ○鄭忽出奔衛此書奔之  
此年及文十六年

胡氏皆以為遷辭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拆無傳拆  
晉人納捷當弗克

納則亦遷善之義 ○公會宋公于 ○公會宋公于  
矣

傳十年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無傳闕  
陳眉公詹父號大

夫而命於天子非闕口 ○公會宋公于 ○公會宋公于  
號所能私討所以暫及

必藉之王此王制之尚存也 ○錄楚屈

王季重虞叔之悔 ○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宋不書  
經闕

瑕將盟貳軫 ○屈居勿反 ○屈居勿反 ○屈居勿反 ○屈居勿反  
將以師盟之

騷郎國各蒲騷郎邑郎人出五將與隨絞州蓼伐楚  
於楚邑 ○郎音云騷音蕭

師郎人將與隨絞州蓼四國共伐下莫敖患之莫敖楚  
屈瑕 ○絞音狡蓼音下

必不誠 ○楚關 ○郎人軍其郊言郎人軍於蒲騷  
不誠謹設備且日虞四邑之至也且日日虞

君次於郊郢君謂屈瑕次師於楚地之郊郢以禦四邑  
邑亦國也

我以銳師宵加於郎我關廉自稱統精  
以禦四國之

郎有虞心郎有虞度四國之心而恃其城恃其  
則小小失利必不疑楚師之來

莫有闕志必無致死之志若敗郎師若我既  
必走保其城

四邑必離四國聞郎之敗必驚莫敖曰即屈  
而離散不復來至

師於王屈瑕疑兵少不敵言何不計對曰闕廉答師  
益師於楚王 ○濟筭請反

師於王 ○濟筭請反

師於王 ○濟筭請反

師於王 ○濟筭請反

師於王 ○濟筭請反

師於王 ○濟筭請反

師於王 ○濟筭請反

師於王 ○濟筭請反

而獻璧似有見矣繼因寶劍之求而  
伐虞公何其悖乎

楊升菴虞公以貪失國虛我以求逐  
君此禍之所由成也

彭士望周諺富人不可不知處亂世  
遺資人最要知此八字

經世鈔又求一守寫出貪氣  
焉本驕目劍以寶

固忍而不能舍矣補注虞公畿內諸  
侯不與魯通傳博采衆籍為虞滅起

本

程頤五氏曰我有辭也我則有禮彼

克言用兵在和在師衆和不在衆不在師徒商周之

不敵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此武王所以勝紂所以

君之所聞也商周勝敗之事成軍以出言屈瑕既

出又何濟焉又莫敖曰卜之莫敖疑勝負未

對曰又卜以決疑則卜以斷其疑不疑何卜日

而還鄭既敗四國不至故屈鄭昭公之敗北戎也

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祭仲子無

大援無大國之援將不立將不得三公子子儀之母

皆君也皆將抗寵弗從昭公不從夏鄭莊公

卒即鄭伯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祭城封疆之

莊公使為卿自祭封人為公娶

鄧曼曼為鄭莊娶鄧女曰鄧生昭公子忽故祭仲立之

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雍氏姑姓宋大

而求賂焉宋亦執突而祭仲與宋人盟祭仲畏宋而

以厲公歸祭仲以而立之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

桓經十一年

皆君也 弗從 夏鄭莊公

盟盟者忠信之薄

况結黨謀魯同惡

不知色罪致討之

義乎

爭焉耳蓋嗣君為

位始定庶孽不敢

皆有其故也

而求賂焉 祭仲與宋人盟



也春秋先書宋人執鄭祭仲繼書突入忽出著仲為首惡也

突也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此經書執之始也

凌稚隆內大夫專伐自無駭始內大夫專盟自柔始李廉陸氏例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有蔡叔許叔蔡季紀季皆因而宋之

言與君一體也是蔡叔為蔡侯之弟矣而穀梁杜氏皆平

公奔衛忽奔已亥厲公立突立

經十有二年辛巳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

莒子盟于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

于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厲公卒莊公林立○公

會宋公于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無傳宜公

卒惠公朔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傳十二年夏盟于曲池此魯杞莒三國盟也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時責賂在宋故欲平

宋鄭而獨先盟宋宋成未可知也許平故又會于

虛魯又會宋冬又會于龜又會宋宋公辭平宋公辭

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公以三會宋公卒不得遂帥

師而伐宋傳釋所以盟戰焉與宋宋無信也言宋既

會而中背鄭君伐書師戰焉與宋宋無信也言宋既

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苟誠信之盟無益也據

丘之盟故言詩云雅小君子屢盟無信則數盟亂是

徒盟無益詩云君子屢盟無信則數盟亂是

用長情疏則憾結長亂無信也舉詩以深責宋附

楚伐絞小國軍其南門中軍以攻莫敖屈瑕曰即十一

絞小而輕輕小國而輕狂輕則寡謀輕狂則寡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請無以師衛采從之從屈瑕

以為蔡大夫未命故名而不氏恐陸說是

家鉉翁二年之間而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傳十一年

郭登明年宋辭平不肯與鄭為平也豈有與鄭齊衛同盟之理蓋傳去一宋字非經闕也

張天如闕廉揣敵情而制勝可謂知兵穆文惠闕廉策即人望救闕志不決既絕救路復以潛

師加之奇正並用  
安得不敗耶哉至  
於不請濟師不信  
龜上又何決也  
按夷人平人也書楚  
門之歸路

金豎夏鄭莊公卒  
祭仲鄭相也宋執  
之欲其廢正立邪  
以亂人國宋莊之  
不道甚矣春秋去  
其爵所以惡宋也  
祭仲見執惟知偷  
生之為安而不知  
死難之為義遂從  
亂以忘君其為不  
道亦甚矣春秋去  
其官所以惡仲也  
陳傅良傳言宋莊

於山中絞人不知其計明日爭出驅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覆伏兵也而設伏兵於采  
大敗之大敗絞人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之盟諸伐絞之  
役言楚人伐楚師分涉於彭楚人分其師以涉於彭  
羅人欲伐之羅熊姓國欲使伯嘉謀之使羅大夫  
謀伺楚師三巡數之三巡數之三偏數其師之  
經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  
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  
月葬衛宣公無傳夏大水無傳○秋七月無傳○冬十月

公見執敗書人今  
案凡執恒稱人稱  
者者經變文也  
補注求賂焉春秋  
之諸侯以貪起亂  
其後伯主以貪廢  
法其末也晉大夫  
以貪失諸侯傳具  
見其事  
附見此一段專說  
祭仲事已故執厲  
公而求賂之一語  
姑做輕帶之筆  
桓經十二年  
劉永之或會而盟  
盟而同日是會之  
與盟合而為一事  
矣則同書或會而  
盟盟而異日是會  
之與盟離而為二

絞人獲三十人獲楚采樵者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  
於山中絞人不知其計明日爭出驅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覆伏兵也而設伏兵於采  
大敗之大敗絞人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之盟諸伐絞之  
役言楚人伐楚師分涉於彭楚人分其師以涉於彭  
羅人欲伐之羅熊姓國欲使伯嘉謀之使羅大夫  
謀伺楚師三巡數之三巡數之三偏數其師之  
經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  
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  
月葬衛宣公無傳夏大水無傳○秋七月無傳○冬十月

傳十三年附錄春楚屈瑕伐羅討其去年關伯比送  
之送屈瑕還既送謂其御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即

心不固矣言莫敖備敵之遂見楚子伯比遂見楚曰  
必濟師難言屈瑕必敗楚子辭焉楚子不辭其入告  
夫人鄧曼鄧曼楚武王夫人鄧國曼姓之女蓋楚登

曼曰答楚大夫其非衆之謂此意非在於益衆也其  
謂君其謂撫小民以信撫慰士卒小訓諸司以德訓

謂君其謂撫小民以信撫慰士卒小訓諸司以德訓

謂君其謂撫小民以信撫慰士卒小訓諸司以德訓

謂君其謂撫小民以信撫慰士卒小訓諸司以德訓

事矣則異書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  
傳說彙纂首折以下魯與宋四會二盟有以爲魯志者左氏所謂欲平宋鄭也有以爲宋志者穀梁所謂會者外爲志也二說不同惟黃正憲謂始則宋欲親魯繼則魯欲爲宋平鄭引宋魯地名以爲證於情事爲近鄭蕪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車則前子郭登凡戰不言伐者未伐而即期戰

也先言伐而後言戰者既伐而始期戰也  
傳十二年吳徵左氏以爲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爲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爲鄭致譴焉耳  
金履祥善思各以類相爲謀魯侯既殺其君兄而得國前日成宋亂今日平宋鄭爲亂何其勤也  
補注句瀆之丘燕人在魯傳久考後年春戰有燕人蓋

莫敖狃於蒲騷之役莫敖以十一年敗鄆于蒲騷十二年敗統將狃而恃力以勝爲可常故曰狃將自用也不信人言必小羅爲小而忽

君若不鎮撫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言屈瑕必取敗夫固謂君申言伯比固謂君君○夫音扶訓衆而好鎮撫之訓

士卒之衆而以恩信好鎮撫之○好去聲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將佐而

勸勉之以文武之令德○令去聲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見

敬懼乃能成功此所謂威莫敖以刑也不然若曰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彼伯比豈不知楚師之楚子

使賴人追之楚子因鄧曼之言悟伯比之旨乃不及師行已遠莫敖使徇于師莫敖使曰諫者有刑言

以伐羅專諫及鄆鄆水亂次以濟亂其前後行伍之遂無次進退坐作遂無且不設備且不設備及羅及

羅與盧戎兩軍之羅兵與南蠻之大敗之大敗屈瑕

莫敖縊于荒谷荒谷楚地莫敖於此群帥囚于冶父將佐諸師自囚于冶以聽刑以聽楚楚子曰狐之罪

也楚子引咎自責曰是狐不能從諫之皆免之免赦○宋多責賂於鄭十一年執突求賂今鄭不堪命鄭不堪宋人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釋經不書

所戰經不書所後也公後地期不及其戰○鄭人來請修好鄭厲公使人來請修盟于武父之好○好去聲

黨于宋  
李笠翁宋鄭無可

平之理魯桓非平  
亂之人莊子云以

不平平其平也不  
平他日之難平也

有以哉  
陳傅良帥師而伐

宋傅見公在不書  
鄭伯書師今案此

一事再見用衆稱  
師之例不書公衆

上文  
經世鈔軍南門而

坐北門灌軍不意  
增補合注伐殺以

治鄭人之黨也輕  
輕敵也

陳大士便敘初獲

經十有四年癸未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以曹地曹與會

無冰無傳書時失○夏五不書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乙

亥嘗廩雖災不害嘉穀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

祿父卒傳公卒襄公立○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傳十四年春會于曹魯鄭曹三國同會曹人致餼會于曹故曹人致餼

禮也得地主之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子人即弟語來尋武父盟

且修曹之會且修曹會之好○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見經乙

亥嘗見經書不害也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穀不妨祭祀故春秋先書廩災後書嘗

以見不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經書四國報宋之戰也

之戰于宋焚渠門渠門鄭城門以火攻也入及大逵入及方九軌之大逵伐

東郊伐鄭人東郊取牛首取鄭牛首之邑以大宮之椽歸大宮鄭祖廟椽

即椽也圓曰椽方曰棟○大音太為盧門之椽盧門宋城門以鄭祖廟之椽為宋城門之

椽辱之也

經十有五年甲申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家父大雅舊

○三月乙未天王崩無傳桓王崩莊王立桓王至莊三十年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無傳○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世子忽即昭公也己居君位而復稱世子者明突之為篡也

許叔入于許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今乘鄭亂乃得入居

經世鈔分涉所以備不虞而適有羅人之謀故軍行如遇敵至於涉水入

險尤不可不備楚師伐鄭城上棘而後涉穎古人之慎如此

君位許 ○公會齊侯于艾地齊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無傳三人皆附庸之世子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

增補合注為十三年屈瑕伐羅張本

標標鄭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相經十三年 蕪歎生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

鄭後宋地先行會禮而後伐鄭 ○襄昌氏反

李本齊鄭本一黨也及武夫之盟鄭

傳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非王室之禮也 諸

魯合則宋燕黃於齊衛矣齊欲滅紀魯援之故桓公與

侯不貢車服命車命服上之所以賜下故諸侯不以車服為貢 天子不私求

紀鄭合以與齊戰日在會後見其以會定日志在我也

財諸侯有常職貢天子無私求財 ○祭仲專祭仲既逐昭公立厲公遂專鄭政 鄭伯

穆文熙淺夫一戰

患之此厲公突也 使其塔雍糾殺之厲公使祭仲之女塔雍糾殺祭仲 將

傳十三年

享諸郊將為祭仲設享于鄭郊而殺之 雍姬知之雍姬雍糾之妻祭仲之謀謂其母雍姬問其母 曰父與夫孰親

得勝遂自用不納人言如莫敖者甚多豈惟戰凡事多然可為深戒

祭仲謂其母雍姬問其母 曰父與夫孰親雍姬之 人盡夫也言凡人皆

師闕廉嘗阻之故至是佯順其意而為之請

遂告祭仲雍姬遂告其父 曰雍氏舍其室言雍糾舍棄其家室 ○舍音捨 而

夫人中蓋解見之王陽明楚外有柏比內有鄧曼敵國即欲窺之也得乎

將享子於郊子謂其父子者 吾惑之吾疑其事 以告以告於父

魏禧鄧曼見微知著而辭意深切精密大有學問登但以知莫敖之敗為賢

祭仲殺雍糾祭仲殺其女婚 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雍糾而

經世鈔小勝則驕

謀及婦人言雍糾機事不密而與其妻共謀 宜其死也宜其為祭仲所殺而死也

入即經書世子忽厲公既出奔故昭公得入國

○許叔入于許見經 ○公

夏厲公出奔蔡厲公畏祭仲害 ○六月乙亥昭公

會齊侯于艾經見 謀定許也許叔既入其國故謀定之 ○秋鄭伯因

三專平木卷四

公

小得則滿，滿則不  
慮禍滿則不用人  
古今淺人浮人愚  
人類如此

呂祖謙屈瑕之禍  
鄧曼歸之蒲騷吾  
以為在彼而不在  
猶為闕廉之謀而  
採樵誘敵則瑕所  
自為此可以堅其  
自用之意而趣其  
荒谷之隘也

李宜公羽楚子聽鄧  
曼而追莫敖因其  
敗而免諸將甚有  
賢君之度

桓經十四年  
劉寬凡不宜無曰  
無

陳宗之天官占云  
煥而無冰則政治  
縱弛不明之所致  
也又劉向曰周失  
之舒秦失之急故  
周衰無寒歲秦滅  
無煥年

傳說董墓夏五或  
以為闕月字或以  
五為羨文或以為  
聖人因史闕文或  
以為後人傳寫脫  
漏皆傳疑之意也  
湛若水春秋所謂  
筆者在而書之也  
所謂削者去之而  
不存也聖人于史  
舊文有損無益故  
曰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也後

櫟人殺檀伯鄭厲公使櫟人殺其守而遂居櫟遂人櫟之大夫檀伯

冬會于袤謀伐鄭先會而後謀伐鄭將納厲公故經書會袤伐鄭

經十有六年西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春既謀之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今書會者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此書至

冬城向此書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讒構取

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五國謀伐鄭也前年冬謀

夏伐鄭見經秋七月公至自伐鄭見經以

謀伐鄭見經

飲至之禮也返行飲至合爵策勳故曰

書時也凡土功水昏正而裁今已

於夷姜夷姜宣公之庶生急子夷姜屬諸右公子即

而美齊女公取之公知其美遂自取之即新臺

生壽及朔公取急子之屬壽於左公子即

夷姜縊夷姜失寵宣姜與公子朔

構急子宜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與公使諸齊宣

使盜待諸莘莘衛地使盜賊

將殺之將掩急子壽子告之壽子宣姜所生

將殺之而殺之

將殺之而殺之

將殺之而殺之

將殺之而殺之

將殺之而殺之

儒以一字而取義者蓋亦觀此夏五急子出使行使急子出不可急子不肯曰棄父之命急子曰父

之闕文而有悞乎出奔是棄其惡用子矣言安用此子為有無父之國命使齊若

師而左右死生唯則可也若言若奔他國必不為人所容及行及急子飲

宋人之為聽比於以酒壽子欲代急子之死故假設壽子載其旗以

師以伐人者又不先旌使者之旗壽子乘急子之醉盜殺之載見壽子

同故書以別之而親其使旌以先行欲代之死盜殺之載旌以為

傳十四年趙鵬飛鄭突之立急子故急子至急子後曰我之求也請盜曰君將使

恃祭仲而已國人此何罪而狂被殺請殺我乎又殺之盜

不與也外恃魯而殺急子即二子乘舟之詩所二公子故怨惠公二公子

已鄰國不與也使謂宣公二子爭相為死是也是也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

其牙不盟或者諸張半菴公羊謂遇其所以託公子之故怨惠公職立公子黔牟黔牟衛之惠公奔齊以二公子

大夫不心乎突也張半菴公羊謂遇其所以託公子之故怨惠公職立公子黔牟黔牟衛之惠公奔齊以二公子

張半菴公羊謂遇其所以託公子之故怨惠公職立公子黔牟黔牟衛之惠公奔齊以二公子

災不知勿嘗益得職立公子黔牟黔牟衛之惠公奔齊以二公子

補注書不害也鄭職立公子黔牟黔牟衛之惠公奔齊以二公子

漁仲曰廟祀必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則災盛已出廩壬申致齊之初乙

亥嘗非災之餘也桓經十五年趙匡此後莊王傳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著

諸侯之不臣也劉敞突何以名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忽未入則其日有

君何忽雖未入國固其國也程頤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杜選三國班見所

以人之也杜預以紀為附庸世子安有紀

傳十七年春盟于黃二國平齊紀與魯親齊襄欲滅紀故魯為盟以

且謀衛故也衛逐其君故為盟而併謀衛故及邾儀父盟于

紀紀

紀紀

國三時遣世子耶孫復三國皆微國之君

傳十五年

穀梁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陳傅良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今案周官離左氏亦未嘗見考傳可知

魏世傑或謂鄭伯不當使仲之塔圖仲者當是鄭伯知計之為人而以所親圖之謀更易成

金聖嘆語云女不更二夫則人盡夫也恐不可為訓穆文熙夫不比父婦人之言未為定論然謀及婦人二句實當為千古至戒

陳廣野突欲殺仲而謀之其婿黃無不洩之理此臣不密則失身而突則不止失臣也已經世鈔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二語千古確論亦有某婦人而成者此所謂求十一於千百不可恃為嘗試也初宋人執祭仲非執

趙經書 尋蔑之盟也 蔑盟在隱元年 於是齊師戰

于奚 疆事也 疆居良及下同 於是齊人侵魯

疆 疆更來告 魯國守疆之 公曰 桓公答疆

場之事 言汝司疆場之 慎守其一 而備其

不虞 而防備其不虞 姑盡所備焉 且盡汝所 事至而

戰 若有兵事至 又何謂焉 來告謂 蔡桓侯卒 桓

無 蔡人召蔡季于陳 蔡人召季于 秋蔡季自陳歸于

蔡 蔡人嘉之也 季內得國人之望 外得諸侯之 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顯以明

伐邾 宋志也 邾宋爭疆 之約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月 不書甲乙官

失之也 日官失其 天子有日官 日官居卿以底日 天子掌曆者位

日御 日御諸侯之 日官居卿以底日 重敬授人 日御

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日官平曆以 班諸侯諸侯奉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 言初時鄭莊 公將以高渠

昭公惡之 昭公時為世子惡高渠彌 固諫昭

昭公立 及昭公 懼其殺已也

辛卯弒昭公 高渠彌 而立公子疊 公弟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 當惡而惡之矣 公子

達曰 公子達 高伯其為戮乎 高伯即高渠彌其為戮

乎者將必有人禍天刑



昭公也昭公復入亦固厲公欲殺祭

仲而逐之耳公羊

以生易死突可故

出之語大是不通而董子亦附其說

是所謹授亂賊之柄而助之攻者

郭登公會齊侯自

十年來戰於郎之

後相為仇敵至是

復與其子通好彭

生之禍兆端於此

魯與齊鄭人許今

復與齊定許豈以

入許之罪歸之鄭

莊而欲自解耶

桓經十六年

王季重會曹蔡先

衛伐鄭則衛先蔡

行至樂而公與

遂及文姜如齊

文姜即夫

於以見當時諸侯

齊侯獨行會禮

齊襄公與文姜私

通此詩人所為賦

公謫之而謫文

但計目前之利害

為先後而周班之

制蕩然矣

程頤突善結諸侯

故皆為之致九屢

伐鄭也

啖助冬城向下有

十一月則此乃十

月也縱是同月亦

今之九月農功未

畢不可與役

傳十六年

經世鈔衛宣悉

母而下取子婦真

禽獸不如尚得列

以為君如此世界

三光俱黑天地易

位至於唐明皇取

辱

齊人殺彭生

以謝魯

錄

秋齊侯師于首止

首止

衛地

復惡已甚矣

復重也本為昭公

所惡而復

弑君重為惡也

復惡已甚矣

經十有八年丁亥

春王正月公會齊

侯于濼

濼鹿野

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

公本與夫人俱行

與齊侯行會禮故

先書會

樂既會而相隨

至齊故曰遂

夏四月丙子公薨

于齊

諱之也

丁

酉公之喪至自齊

無傳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

已丑葬我君桓公

葬緩慢也

傳十八年春公將

有行

桓公始將

遂與姜氏如齊

將

出行遂與夫人

姜氏同往齊國

申繻曰

申繻諫

女有家

女當安於

夫當安於

妻之室

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易此必敗

違易此禮則為

瀆亂必有禍敗

公會齊侯于濼

蓋公與

姜氏同往齊國

申繻曰

申繻諫

女有家

女當安於

夫當安於

妻之室

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謂之有禮

楊氏于壽則又齊襄公陳師于首  
獸中之獸 李筮翁宣公使盜  
殺急而壽以告之  
且勸之行是時急  
可以去矣而曰并  
父命也卒不及及  
壽載旌先往且代  
之死是時急可不  
死矣而曰我之求  
也卒死之噫父命  
固不可逃矣不曰  
從治不從亂乎上  
以掩其父之惡下  
以成其弟之志庶  
為得禮而乃汲人  
焉惟死之為安非  
所謂好仁而馬者  
耶或曰然則申生  
之死非故曰申生

齊襄公陳師于首 子豐會之 子豐鄭所立以為君者  
止討鄭之弑君也 不知齊將討已故會之

高渠彌相 高渠彌立子豐故相 七月戊戌齊人殺子

豐而輟高渠彌 昭公也 輟音患 祭仲逆鄭子于陳

而立之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先出在 是行也 此會首

也 祭仲知之 祭仲知齊 故稱疾不往 故稱疾不相

曰 祭仲以知免 祭仲失忠臣之節而以智不

仲曰 祭仲告 信也 祭仲以子豐為渠彌所立本既不

因而然 譏者之 錄 周公欲弑莊王 而

王子克 王子克莊王 辛伯告王 公之謀告莊王

與王殺周公黑肩 先其未發 王子克奔燕 克恐王殺

初子儀有寵於桓王 桓王莊王父 桓王屬諸周

公 桓王託王子克於周 辛伯諫 曰並后 妾如

匹嫡 嫡如兩政 權臣 耦國 亂之本也 此禍亂

公弗從 辛伯以子儀庶子之寵秩如嫡欲使周 故及

故周公 及於難

不欲被弑父之名 燕

以出急則無此名 也可以出而不死

矣 經世鈔若溢于始 承之時豈不死重

於泰山乎 彭士望宜公偏有 此二十乃知天地

之氣凶惡至極即 有至絕亦剝極而

復之理也 經世鈔凡人國勢 將興則賢臣壽奸

人死家道將敗則 賢子死不肖子生

以占盛衰古今畢 中 陳傅良凡殺諸子 不書

按二公子宣公兄弟洩職其名至是始見

○衛宣公

急子胎遜，夷姜壽子，胎生，女宣姜。

惠公朝同上。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

桓經十七年

二失也

汪克寬下書伐邾則盟雖不待戰而惡自見矣吳微而黃未幾而齊來侵境矣平紀之信豈足恃乎孫復蔡李言自陳歸于蔡者桓侯卒蔡季當立時多篡奪明季無惡故曰歸于蔡所以與許叔異也

翼或曰季即哀侯或曰非也季能辭位故春秋嘉之增補合注春秋諸侯葬皆僭稱公而蔡桓獨稱侯者蓋傳寫之誤也或曰季賢而以本爵來赴故史因其所赴而書之傳說彙纂書朝不書日諸子皆以為闕蓋晦朔甲乙或書或不書者舊史有詳畧而夫子因之也故當以闕文為正按宣八年七月甲子日食注月三十日食

傳十七年鍾伯敬齊之謀紀納后於王故齊傳猶畏義而不敢圖僖公卒而襄立春與魯盟黃夏戰于奚且無魯矣又豈為魯存紀哉此紀卒為齊滅也經世鈔數語得馭邊吏之體凡守邊將吏道無踰此者後世邊臣小有寇警輒請兵請餉警擾朝廷不知平日設鎮置將果何事也湯若士蔡桓公卒何休氏謂蔡侯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蔡侯卒季歸奔莒無怨對心季蓋賢公子也傳說彙纂蔡季非獻舞杜氏誤合為一人耳左氏止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為君也劉敞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矣趙匡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非也或史官闕之或

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陳傳良百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以下皆書日故曰桓莊之世多闕又附見日官日御共掌曆但有天子諸侯之分而相對說中間插入禮也二字收上遞下翼省中間禮也二字置下授百官于朝之次其意心明穆文熙鄭伯用渠彌而昭公諫之昭公既立當亟除之可也何故遂巡不果自取弒奪乎古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其昭公之謂耶經世鈔昭公在位久矣惡於為太子之時而縱於為君之日真所謂自貽伊戚矣然亦須論所惡之正若以為太子時以私意惡而為君遺殺之又不可也補注鄭弒君不書者魯人君突而細忽鄭不告

桓經十八年蘇軾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趙鵬飛如齊者文姜志也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也趙匡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

傳十八年王陽明桓之遇害雖夫夫與齊襄之罪實自貽之惑也世未有聽從其婦而能保身者雖然亦弒逆之報與穆文熙桓公挾妻如齊犯男女相瀆之戒及其見通於人而適之致殺何疑此猶桓公之罪若襄公禽獸之行則不足責矣徐文長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畧說不忍斥言故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陳傳良殺彭生不書嫌討賊也杜氏不書非卿說非是公子書殺不必皆卿今案史既諱弒書薨則殺彭生必不復書穆文熙齊侯此舉大快人心祭仲逐君亦所當報何獨以知得免可恨也彭家屏入春秋以來弒君者多矣諸侯未聞有討賊者齊襄之殺高渠彌可謂義舉矣然昭公往年敗我師大有造於齊齊人殆以公義報其私恩者歟

魏禧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不然欲弒莊王其謀必密辛伯何由得知經世鈔制敵之道有先去其謀主而彼即無能為者辛伯殺黑肩而子克即奔燕矣後世若冠恂之斬皇甫文而高峻即降者正此類意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當亦以此故耶

官祖讎辛伯之諫總數字爾漢高祖犯之而有入疑之禍唐高宗犯之而有武氏之篡晉獻公犯之而有里克之讒隋文帝犯之而有張衡之逆齊簡公犯之而有甲闕之亂齊主芳犯之而有曹馬之爭晉元帝犯之而有武昌之叛唐明皇犯之而有范陽之變亦天下之甚可畏者一經世鈔先盡忠告當與石碣教之不改一段參看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莊公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周

莊王四年魯莊公十二年莊王崩子儂王立莊十七年儂王崩孫惠王立

鄭

子儀元年魯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莊二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立

齊

襄公五年魯莊公八年襄公弒莊九年齊桓公小白入于齊是年齊管仲為政

宋

莊公十八年魯莊公二年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莊十二年閔公弒弟桓公御說立

晉

翼晉侯緡十二年侯緡之二十七年魯莊公之十六年也曲沃武公伐晉滅之

曲沃

武公二十三年魯莊公十六年滅晉侯緡周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始更號曰晉武公

魯莊公十七年武公卒子獻公侂諸立

**衛** 惠公七年黔牟三年魯莊公六年齊納惠公放黔牟于周莊二十五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蔡** 哀侯二年魯莊公十年楚敗蔡師執哀侯以歸莊十九年哀侯卒于楚蔡人立其子貜為繆侯

**曹** 莊公九年魯莊公二十三年曹莊公卒子僖公夷立魯莊公三十二年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魯莊公元年十月莊公林卒子宣公杵臼立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邾** 魯莊公十六年邾子克卒即儀父也邾子瑣立莊公十八年邾子瑣卒文公遺餘立

**許** 許叔入許五年即僖公四年許穆公新臣也

**小邾** 魯莊公五年邾黎來朝詳見隱公元年

**楚** 武王四十八年魯莊公四年卒子文王熊實立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熊羆立莊二十二年熊羆

弑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史記以莊十八年為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遇弑楚成王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莊公三十年楚子文為令尹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上

**經** 元年

**戊子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夫人莊公母也

夏單伯送王姬王姬不稱字以王

命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

莊公元年

二

吳徵魯人以桓公之弑實由夫人鬼怒群諸夫人內慙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言孫讓而去○孫音遜傳同

傳說彙纂文姜之無傳單伯天子之卿采地諸侯也王將嫁女于齊既罪莫大乎與聞乎

弒故尤於出奔時  
敗之李庶所謂一  
影而罪惡自見也  
故二年如齊復書  
姜氏

按公穀經送作逆  
傳說彙纂云二傳  
互異者折衷於經  
左氏以單伯為周  
大夫故以逆為送  
然以書會書至例  
考之則單伯實為  
魯臣故公穀為是  
趙匡左氏云于外  
禮也與繼主各縱  
在城外豈為禮乎  
高閔莊公與桓王  
同時王名林而公  
亦名林君臣同名  
也

何休桓行實惡而  
追錫之尤悖天道  
故不稱天王  
孫覺春秋書錫命  
者三三傳諸儒論  
其禮不同杜預尋  
左氏之說則以謂  
桓公之命若今之  
哀策文公則錫以  
命圭公瑞為信若  
如其說則錫命之  
禮有不同矣書之  
皆曰命無異文  
程迥土地人民盡  
有之曰取逐其人  
有其地曰遷  
傳元年  
啖助遇弒則嗣子  
廢即位之禮左氏  
不達其意而云文

為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  
姓諸侯主之親婚尊卑不敵也○單音善  
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  
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

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莊公卒子宜  
公梓曰也○王使榮

叔來錫桓公命無傳榮叔周大夫錫賜也蓋追賜桓  
公命若昭七年王追命衛侯之比○

此錫命之始桓弒君兄自立不  
請命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王姬歸于齊無傳

逆公不齊師遷紀邢鄆郚無傳此遷邑之始齊欲  
與接也○齊師遷紀邢鄆郚滅紀故遷其三邑之民

而取其地○邢音  
萍鄆音茲鄆音吾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不書公文姜出故也文姜與桓  
俱行而桓

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  
之禮據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故也姜於是感公  
意而還不書不告廟○三月夫人孫于齊經不書  
夫人姜

所以存兄弟  
夫婦之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見經為外齊強  
魯不能仇齊又不取違王禮也得禮之變也○穀梁  
命故權時之宜為館於外傳云築之外變之正

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  
以接弁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

經二年己丑春王二月葬陳莊公無傳○夏公子慶父

帥師伐於餘丘無傳於餘○秋七月齊王姬卒無傳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禚  
音灼下同○乙

酉宋公馮卒無傳莊公卒子閔  
公捷立○馮音馮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女嫁也文姜前與  
桓公俱如

齊後懼而出奔至此始與齊好會會非夫人之  
事顯然書之傳曰書姘姘在夫人也後會皆同

不達其意而云文

妻出故也不與其大而舉其細

補注不稱姜氏承上文公與夫人姜

氏如齊用一事再見之例畧之夫人

罪但傳以去姜氏發義則非

凌稚隆左氏但知衰麻不可以接弁

冕故築館于外為得禮之變而不知

忘親釋怨以主仇敵之婚姻則雖于

死焉亦非也同上莊公昧于復

仇之義釋怨而主猶故經書逆女築

館書辭書卒辭繁而不殺皆以病莊

經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夏四

月葬宋莊公無傳○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鄆入于

齊季紀侯弟鄆紀邑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也○鄆音攜

○冬公次于滑滑鄭地過信為次此書次之始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溺專命而行故去氏

夏五月葬桓王經見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秋紀

季以鄆入于齊經見紀於是在乎始判為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見經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子儀

師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言凡師通君臣之稱一宿為舍師一夜宿為舍再宿為信

公也

莊經二年

按於餘丘公穀孔疏皆為邾之別邑

左氏無文彙纂為邾魯小國也恐是

孫覺魯與天王同姓天王之女嫁諸

侯者多魯主之然二百四十二年之

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

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之盡禮於仇

讎而無怨於先君也罪之大則書之

備惡之積不可掩也

傳二年王陽明夫人與魯

師兩夜過信為次三夜宿以上為次此為宿為信

經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無傳

○三月紀伯姬卒無傳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紀侯大

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六月

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無傳紀季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以崇厚

義故成伯姬之喪而以夫人禮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無傳公越境與齊微者狩失禮可知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尺陳也荆亦楚也楚武王更為楚陳兵之

授師子焉子者戟也以戟授其師衆焉以伐隨以蓋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也

既絕不為親矣故隨雖臣子紀事亦書其姦甚惡之之詞也

莊經三年高閔衛朔奔齊齊

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武王為衛侯魯輒與熊通乃自立為武王至是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兵會仇讎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人其罪大矣

俞樾凡天王之葬魯會則書不書者皆不會也趙匡諸侯兄弟以國連字者蔡叔許叔紀季蔡季皆國而字之言與君一體也

將齊將授兵於大廟入告夫人鄧曼楚武入告其夫人鄧曼曼

曰余心蕩言我心蕩散鄧曼歎鄧曼聞楚王之言而歎息曰王祿盡言楚王享天之祿盡此矣

矣言楚王享天之祿盡此矣盈而蕩言志意盈滿而心始蕩散按楚世家楚僭王號蓋始於熊

而蕩言志意盈滿而心始蕩散按楚世家楚僭王號蓋始於熊先君其知之矣言楚之宗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謂伐將發

大命謂授師而蕩王心焉將齊而心蕩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若

師徒無虧若楚師不為敵人所虧敗王薨於行王薨於行役往來之間國之福也楚國之福也王遂行王遂往卒於楛木之下楛木木名果如

俞樾次欲進而止也書公文君自將也

傳三年補注陸氏曰不命之卿例不書氏不可別為義

張汾公欲閱紀之難而度其身終不能救故次師於滑將以鄭之不去而辭於紀爾彼於父之仇且忘之而不圖豈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見出師無名以深譏之補注傳見宿師非通信不書說者議之皆過

梁澹關祁屈重遂祕王喪為奇兵除治直道梁營軍臨隨營軍築軍壘必營軍臨隨示將深溝高壘為持久計隨人懼隨人不測其計故懼行

成使行人求楚為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時祕王喪故屈重以王命入隨

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請與隨為會於漢水之曲而歸示隨不疑紀侯不能下齊紀侯不能降志辱身以與紀季盡以其國與其弟季夏紀侯大

去其國見經違齊難也避齊之難故大去其國而不及也難去聲

五年壬辰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無傳

秋郕犁來來朝附庸國也犁來各後為小邦子冬公會齊人宋



莊經四年

高閔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同上鄭伯即厲公或以為子儀者非也

汪克寬大去者如荀偃云大還婦人見絕於夫家為大歸蓋凡可欲之物盡并不願往而不返也

陸淳墓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恃其強人并人之國而禮墓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鄆黎來來朝見經名經書未王命也未受爵命

納惠公也納衛侯朔也朔桓十六年出奔齊

經六年癸巳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書救始此自

伐衛無傳告於廟也○螟無傳為災○冬齊人來歸衛俘左氏公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子突○夏衛侯入諸侯抗王師

放公子黔牟于周桓十六年放甯跪于秦甯跪衛

傳四年

嘆助內女之墓不葬書者皆非常也

經世鈔方言曰戰謂之不取名于鉤子也上有刺刃下有鉤刃

張半菴齊而及蕩此神離其魄在庶人且為不祥況王乎

鍾伯敬國之福也此社稷為重君為輕已先孟子看出本堂翁鄧曼前知莫教之也此知王之薨於行一婦人之明鑑若爾即子貢之能辨高卑俯仰豈不過是

即位乃即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君子以下一公子為不度矣為不料度於德夫能固位者夫能固守其

必度於本末本末為終始也譬之樹木而後立衷焉衷

不謀不謀其事知本之不枝本弱者其枝葉弗強不強為

人來歸衛寶見經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過鄧過鄧

增補合注今湖廣

承天府構木山有

楚子廟

經世鈔忽然從天

而下故隨人不及

戰懼而行成用欲

操必勝之勢必出

奇以情敵如其爭

盟長壓晉軍之類

秦始皇東遊明文

皇北征此其摹本

也

同上丙不足者外

故為有餘想見整

暇之妙用心細密

處

王百穀當喪而秘

小發深得兵家權

宜之計

陳傅良遠齊難傳

為鄧止而享之止楚文王於驩甥聃甥養甥請殺楚

子三甥皆鄧之甥仕于鄧侯弗許鄧侯弗從三甥

甥曰三甥告亡鄧國者言異時滅必此人也必此文

若不早圖若不早後君噬齊後君思欲殺之若噬腹

其及圖之乎其及今時圖之乎若圖殺此為時矣

鄧侯曰告三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

若不從三臣若不從三臣之抑社

稷實不血食抑鄧國社稷實不享血骨之祭凡

弗從鄧侯弗從三甥之言還年伐申還楚子

伐鄧楚果十六年莊公十楚復伐鄧滅之果如三甥

經七年甲午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夏四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

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夜半乃有雲星

○秋大水無○無

冬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穀無傳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防魯齊志也文姜數與

齊地則奸發夫人至魯地則齊齊侯會至

○夏恒星不見見經

夜明也日光不匿星隕如雨隕而且與雨偕也雨故與

見紀侯所以不書楚終強盛為經書楚

奔

莊經五年

孫覺姜氏會齊侯

之惡或會或事或

如師一時之迹不

傳皆據實書之其

惡則一

劉敞師者何小邾

也小邾則曷為謂

之邾未成國謂之

邾既成國謂之小

邾

傳五年

陳傅良傳釋書名

有非必敗之者

鄒訂士朔階急及

壽王法所必不貸

五國相共納之豈

其無入心者耶

莊經六年

傳說彙纂左氏以

子突為字穀梁以

為各名字雖殊其

以為褒救衛則一

也或以名字非褒

貶所在則恐

張洽名之又書入

與鄭伯突同篡逆

之罪

○秋無麥苗

見經

不害嘉穀也

黍稷尚可更種不害嘉穀

經八年乙未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與陳蔡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甲午治兵

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邾○降戶江

○秋師還

時史善公克已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冬十有一

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稱臣之罪也諸兒襄公名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

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奉祧禮廟之主以行故曰治兵于廟

也

得師之禮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

慶父怨齊不與魯共功故請公欲伐齊師公

曰慶父不可

不可伐齊師我實不德齊師何

罪

齊之師衆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

邁種德

言臯陶能勉種其德德乃降人

以待時乎

此莊公言且先脩我之德以待時之自至秋師還

是以善魯莊公

君子是以稱魯莊公克已復禮之善齊侯使連稱管

至父戌葵丘

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葵丘齊地蓋齊侯使二人以兵守葵丘之地○稱去聲

瓜時而往

蓋以瓜熟之時曰及瓜而代

期戌

戌及期月公問不至

弗許

襄公弗許遣代故謀作亂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

僖公之同母弟生公孫無知

有寵於僖公

僖公寵愛無知衣服禮秩如適

凌稚隆二公子討

朝而立黔牟義之

正也不幸而無成

乃遂以不度讓之

豈春秋善救衛意

哉蓋左氏以成敗

論入類如此

經世鈔急去內難

而後即位亦處變

之法

補注劉氏曰朔比

狎黔牟比黜左氏

君剽而退黔牟存

朔而絕狎賞罰無

寡弱終致危也故禮數品秩一如適子襄公繼之襄公既立而緇滅二

以二公子為不度適襄公也適音嫡人因之以作亂連稱管至父因無知連稱有從妹在

公宮連稱有從女弟在襄公之後宮無寵不被遇公之寵愛使間公使

弟何公之間隙間如字作去非曰無知謂捷若克吾以女為夫人

而責鄧以殺之罪其滅公尤速哉報汝功女音汝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芬襄公出

且人之相與談笑芬音焚遂田于貝丘遂往田獵于貝丘之地見大豕襄公見

人自處何如不必忌人也從者曰襄公之從者皆公子彭生也公見豕而從

妖鬼也彭生蓋桓十八年襄公所殺者公怒公聞從者曰彭生敢見彭

生既死敢見形以見我射之遂以矢射之豕人立而啼見

殺異王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是也公懼襄公見隊于車隊音墜傷足傷

張君孔雲合卧餘噬公喪屨喪失公屨反既獵誅屨於徒人費費取所失

獵者捕麋以取其徒之人名費者弗得公自失屨而責取鞭之見血怒

其膺者人遂不取若既就繫雖欲噬見血費被鞭遇賊于門遇作亂之賊劫而束之

賊劫費而束縛之費曰費謂我奚御哉我何嘗以禦汝曹祖

而示之背費告之被鞭而信之賊見其背費請先入費請先

費請先入助賊伏公而出闕石之紛如死于階下賊始入公門

文主可得而殺安費未入故費復出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故小臣石之

知後來無滅鄧者耶紛如亦闕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代曰

非君也賊言所殺不類面貌不見公之足于戶下公

戶後其足獨出戶遂弒之而立無知而立無知初

繫於楚子之死生汲兮然欲殺之下故為賊所見遂弒之而立無知知為君初

內憂外何其疎也  
李笠翁鄧侯不殺  
楚文王項羽不殺  
沛公殆所謂王者  
不死也

經世鈔再伐鄧當  
日不知何以爲名  
莊經七年

陳琛凡夫人與齊  
侯會享一書之  
不遺所以著其已  
甚也

按釋迦於四月八  
日夜從母右脇而  
生當周莊王九年  
魯莊公七年夏四  
月常星不見夜明  
是也出續博物志  
然是等說虛誕存  
而不論爲是

沈雲將星隕如雨  
之異春秋而下惟  
晉時有之  
案晝日見於晝星  
明於夜天道常理  
今夜有日光常星  
不見此陰不陰陽  
不陽君不君臣不  
臣之應也

按隕字傳中通用  
然實霜不殺草夜  
中星實從雨可也  
碩石于末從石可  
也有死無隕從皇  
可也說出說文長  
筆

傳七年  
增補合注如雨如  
似也言其狀似雨  
不可爲數偕同也

襄公立襄公立桓十五年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叔牙齊桓公小白之傅

君使民慢言襄公之使民有慢易之心如葵丘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是有慢易之心也語

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古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古人使民豈敢慢哉亂將作矣言齊之禍亂將作矣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小白即齊桓公叔牙先奉之以奔莒亂作無知之亂既作管夷吾

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子糾之傅故初

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齊大夫蓋公孫無知未立之初嘗暴虐于齊大夫雍廩傳

爲殺無知始事

經九年丙申春齊人殺無知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公

及齊大夫盟于莒莒魯地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

稱名稱名音器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

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齊桓公入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傳九月乃葬亂故八月庚申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

公敗諱之乾時齊地乾音干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公子爲賊實告殺而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誅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

冬浚洙洙水各浚深之爲齊備浚音峻洙音殊

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見經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齊無君也齊無君故不諱以大夏公伐齊納

子糾子糾桓公庶弟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即小白先自莒入齊秋師及

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見經公喪戎路公喪其所乘之兵車

即如字之義也  
補注不言嘉穀傳  
釋書大水不言饑  
也

莊經八年

增補合注書次書

以俟責其無名而  
妄動也

趙匡師駐曰女要  
與師也無寇而女

是欲自為寇也  
與微子齊欲圍郕

而微兵於魯與陳  
蔡邕邾畏齊而不

畏魯故齊魯同圍  
而郕獨降齊也

孫復春秋用師多  
矣未有言師還者

惡其與強讎覆同  
姓踰時還也

○喪 傳乘而歸傳乘乘他車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

辟于下道秦子梁子莊公之御及戎右也公既敗師

下道以誤齊師失其戎車恐為齊禽故二子以公旗辟于

○辟音避又關 是以皆止齊是以皆為鮑叔帥師來言

臨魯而使來告于魯 曰子糾親也言子糾乃齊請

君討之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管召管仲召忽也

請受而甘心焉其意蓋欲生得管仲故乃殺子糾

于生竇生竇魯地魯乃為齊殺召忽死之召忽義不

而死 管仲請囚管仲知鮑叔必欲薦鮑叔受之受管

及堂阜而稅之及堂阜之地而稅管仲之縛堂

夷吾縛於此 歸而以告歸齊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

高俛管夷吾即管仲高俛即齊卿高敬仲言管使相

可也使管仲相齊公從之公從鮑叔之言而相管仲

知我者鮑叔者也齊管仲相桓公為政

經十年丁酉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長勺魯地

○二月公侵宋無傳宋強遷之○三月宋人遷宿而取其地故文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其言次何公敗

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莘

以蔡侯獻舞歸此書荆之始亦荆猾夏之始亦荆

地 荆敗蔡師于莘是猾夏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

師于雞父則諸侯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荆自此

子善為莊公思不

傳論彙纂無知不

稱公孫絕其屬籍

也胡傳罪倍八恐

非篤論也

按秋師還注克已

復禮論語集解克

約身也復反也

身能反禮則為仁

矣

傳八年

朱申齊襄淫乎其

妹而戕殺魯桓公

乃莊公不共戴天

之讐也莊公既不

能為君父復讐又

不能以禮防閑其

母且與讐人共起

知其何說也  
始而春秋  
陳眉公莊公不聽  
慶父伐齊師亦畏  
齊之強不敢與爭  
耳既修德一言安  
足贖其無名豈武  
之罪而善之哉  
補注書師書還皆  
經變文為國諱耻  
傳謂善莊公杜  
謂因史書文由不  
達變文之義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始而春秋  
以吳終焉  
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  
曹劌請見  
肉食者謀之  
問焉  
未能遠謀  
乃入見  
肉食者鄙  
問何以戰

孫鑛一鬼見而形

寫法絕妙此下叙

法更精

李卓吾徒人費石

之紛如孟陽死於

襄公之弑皆不得

以死節書蓋近睡

孽幸之臣從君於

昏自宜身任其禍

未可以死節許也

穆文熙徒人費不

以受鞭笞怨反為

致死孟陽居牀代

公見殺皆奇士也

經世鈔天報元惡

故雖有如費孟陽

忠智之臣不能免

死

同上君使民使字

包含無限

王荆石小白未亂

而去子糾待亂而

行叔牙之見高入

數等矣

經世鈔吾雖小而

近魯雖大而遠近

齊則事機皆得知

此小白所以先入

也

朱熹程子以薄昭

之言證桓公為兄

而荀卿嘗謂桓公

殺兄以爭國其言

固出於薄昭之前

未必以此證其必

然但以公殺春秋

所書之文為據參

以夫子但稱管仲

之功而不言其罪

可見不死于糾之

左傳言本卷五

劇曰未可劇言未可下視其轍曹劇下車視登軾而

望之又登車前橫木為軾曰可矣劇言今可遂逐齊

師師之奔既克得雋公問其故莊公問曹劇以不鼓

對曰劇答夫戰夫爭戰勇氣也以勇氣為主一鼓作氣以兵

正勇氣發作之時初再而衰至再鼓則敵有三而竭及

心而勇氣竭矣彼既三鼓則軍心玩怠而彼竭我盈彼既三鼓則軍心玩怠而

夫大國夫齊為難測也太

國難測度若詐奔必設伏兵以吾視其轍

亂詐奔則轍跡必整望其旗靡詐奔則旌旂必整故

逐之見其怖遽之甚○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見

公子偃曰公子偃宋師不整宋師行伍可敗也可

其不備若宋齊必還齊見宋敗必公弗許莊公

先犯之鼻比虎皮也蓋以虎皮蒙馬而先犯宋公從

之公從大敗宋師于乘丘果敗齊師乃還卒如公

蔡哀侯娶于陳娶陳息侯亦娶焉息侯亦息媯將歸

將歸寧于陳道過蔡國○蔡侯曰吾媯也妻之

止而見之止息媯弗賓弗以賓禮息侯聞之息侯

怒怒蔡使謂楚文王告楚文王曰伐我伐楚

吾求救於蔡我求救於蔡而伐之而共伐楚子

伐息伐息

二傳言本卷五

二



長少亦從以明矣

從之楚子從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子純君臣之義未

敗蔡而執其君經不言執蔡侯以歸蓋蔡身是而服於楚也

定也故死之未足

深嘉不死未足多子出奔過譚譚不禮焉譚不以禮及其入也九

誦死事甚難立功

亦不易故仲尼但美仲之生不憚忽忽之死自經溝瀆指

忽也

師滅譚見經譚無禮也譚無禮於齊故也譚子奔莒見經同

按杜氏以子糾為

盟故也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以

小白庶兄論語注

子糾余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若使桓公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

程子曰桓公兄也

莊經九年

而糾兄管仲所輔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

者正

內則釋怨親讎外則輔少仇長如論理何人莫甚於父母之讎國莫大於少長之序凌稚隆納者

強致之詞入者難詞桓公書齊小白言當有齊也於子糾止書名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

趙匡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家鉉翁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結之

絕之於天倫所以天誅存之也魯不能納糾又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湛若水浚洙非所當

作而作雖時非也

傳九年彭士望此時當納糾矣乃渝盟伐齊而納之何哉坐令桓公先入耳補注晉叔向論桓

公所以得國者見昭十三年傳王陽明齊仇國也而為之納君即致敗斂其誰憐之經世鈔魯

雖為齊弱然當相戰矣安得至此魯真無人哉穀梁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

千乘之魯而不能在子糾以公為病矣沈雲將史記屈原傳楚願得張儀而其心焉亦用此句法

張天如經書齊取子糾殺之而傳稱魯殺子糾如果魯為齊殺仲尼欲為魯諱則書齊殺子糾足矣

何必曰取也論語云桓公殺糾是矣當以經文為正王維楨仲之請囚蓋鮑叔平時交仲知鮑在

齊必不殺己也經世鈔薦人作相如此輕易說出輕易舉行是君是臣相見當年魏禧管仲召

忽之事余嘗疑焉作詠史詩附錄以質詩曰奔魯或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何足論庶人

死及冠孽僮死敗軍自經莫之知語疑聖人按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始末詳於管子

附見肉食者鄙笑盡千古經世鈔何以戰一問便不苟按凡國君能保民而后使之師我猶有懼况今莊公於民嘗有何功德而用之以與齊戰耶穆文熙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戰德已衰矣又以詐謀取勝乎此其言蓋深有取于曹劌也余謂兵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胡氏之論其亦宋襄之仁欤長勺之戰劇功可少乎哉王季重以忠之屬而一戰此正可以作軍士之氣而振逐寇之勇王納諫決獄以情何與戰事此語似迂而有至理補注齊師敗績傳序長勺之戰甚詳經書敗者變文也杜氏膠於傳例未陳之說乃曰列成而不得用穿鑿甚矣王季重彼據我盈而克此詐戰之術敵亂旗靡而逐此逐奔之法魏禧由前言之可以知用兵之本由後言之可以知用兵之謀劉知幾齊宋輕用其眾以侵人之國罪也魯師誠能不用子偃詐謀推忠信奉詞令齊宋去矣其可以弛患止亂安國便民不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安而忘長久之慮小人釁于勇奮于禍之咎魏禧數語耳而攻瑕先發驚敵之法皆備翼乘丘之役檀弓以為敗左氏以為勝蓋先敗後勝也陳卧子觀後日蔡侯繩息媯以與楚子則所云弗實者其事難言之矣其師敗身虜宜哉按止而見之含蓄許多輕襲不可言者以弗實二字括之則子及繡評可見增補合注史記云楚文王虜蔡侯以歸留九年死于楚按魯莊十九年也翼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補注此譚無禮亦犯不敬之類齊桓欲圖伯恐諸侯不從故滅小國以示威按注及遠謂小白終入齊為君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莊公二

莊經十一年

經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

趙與權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隣國能無悔乎

宋師于鄆鄆魯地秋宋大水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歸

傳說彙纂王姬歸齊春秋而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為過我恐無可據

于齊侯逆不見公

傳說彙纂王姬歸齊春秋而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為過我恐無可據

傳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宋以十年敗于乘丘故侵我以

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為過我恐無可據

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宋師未陳而薄之

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為過我恐無可據

敗諸鄆凡師敵

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公穀以此年為過我恐無可據

未陳曰敗某師

其罪大故書之謹  
主桓公之昏其罪  
小故書之畧

傳一一年

李于鱗自長勺乘  
丘于鄆三戰並以  
詐謀取勝恐非睦  
鄰安國之道也

補注春秋有實戰  
而不書戰者有敗  
績而不書敗績者

左氏皆不能發義  
而於未陳書敗執  
之甚堅豈非有所  
據而然乎

增補合注戰勝其  
師獲得其軍內之  
雄雉者書曰克

按京師即言京之  
軍師也

為皆陳曰戰

堅而有備各得其所  
成敗決於志力者也

大崩曰敗績

師徒  
撓敗

若沮岸崩山喪其  
功績故曰敗績

得雉曰克

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  
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

固進不成為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  
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

雉音

覆而敗之曰取某師

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  
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

取為文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王者無敵於天  
天下非所得

與戰者然春秋之世據有其事事列於經則不得不  
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

校

○秋宋大水

見經

公使弔焉

公使人

曰天作淫雨

言上天作

害於桑盛

秦稷為桑上器為盛言桑盛蓋  
以宗廟祭祀為重○盛音成

若之何

將如不弔

不為天

對曰

孤實不敬

敬天地宗廟諸  
侯降名稱孤

天降之災

天降之淫  
雨為災

又以為君憂

為魯君

拜命之辱

拜謝君命  
之辱貶

臧文仲曰

魯大夫  
宋其興

乎

聞其言知

禹湯罪已

昔者夏禹殷湯  
惟務引咎自責

其興也悖焉

王百穀比歲交兵  
然不發禮蓋古意

而盛○悖音勃

桀紂罪人

夏桀殷紂  
務歸罪於人

其亡也忽

之猶存而未滅者  
也閔公不能踐敬

焉

且列國有凶

且列國有  
災凶之變

稱孤

人而以降

禮也

得引咎自  
責之禮

言懼

其言恐懼脩省  
首以不敬自責

禮而稱孤有

其庶乎

其庶幾

既而聞之

既而聞為  
此對答者曰

公子御說之辭也

御說莊公子實為此  
辭○御音禦說音悅

臧孫達曰

臧孫達曰  
臧

仲是宜為君

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  
方聞其辭故曰是宜得為宋君

有恤

民之心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恤民也故傳云宋引  
得為君傳因備

○冬齊侯來逆共姬

共姬即王姬齊  
桓公之夫人三

張半菴是宜為君  
其事以為證驗

陳傳良公使弔焉

傳言外災所以得

書

王百穀比歲交兵

然不發禮蓋古意

之猶存而未滅者

也閔公不能踐敬

之一言而以勤宋

萬自禍乃董氏所

謂出災害以謹告

之而不知變者春

秋之存災異可不

察哉

孫鑣宋其興乎而

文

蓋明年御說立為宋君之後文仲

方聞其辭故曰是宜得為宋君

經世鈔只此四語

說盡古今興亡成

敗之故

張半菴是宜為君

其事以為證驗

○冬齊侯來逆共姬

二句其法倒用史共姬其一也 ○錄乘丘之役敗宋乘丘在十年公以金僕姑

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各莊公以金僕姑之矢射公

右歇孫生搏之莊公之戎右歇孫生搏而獲萬宋人請之

宋人請宋公斬之魯以萬歸宋宋公因而斬之曰始

吾敬子言始我以子為可敬今子魯囚也萬嘗為魯獲吾

弗敬子矣我弗加敬於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

經十有二年己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無傳紀

而之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

以終婦道故係之紀而以初嫁為文賢之也 ○鄆音

携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

夫仇牧閔公捷弑桓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宋萬遇

仇牧于門既弑閔公乃批而殺之宋萬多力故以手

批如字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遇督于宋又殺之

又殺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群公子奔蕭宋群公子皆

華督立子游萬立以為君南宮牛猛獲帥師

圍亳牛南宮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以曹師伐之以曹師

殺南宮牛于師殺南宮牛于師中殺子游于宋乘勝

而殺立桓公立桓公為君猛獲奔衛猛獲師敗南宮萬奔

陳南宮萬即宋萬以以乘車輦其母乘車非兵車駕

蕭叔姬始以勝

莊經十二年

專為臣罪也

之語國外之變何

由至哉閔公乃以

魯囚戲其臣未幾

碎首於碁局不可

歸紀侯去國無奔陳之時以乘車一曰而至宋去陳二百六十里

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鄒善其得禮故書稱紀叔姬明非嫁也

按鄒乃紀五庸之所在故叔姬歸以奉先祀耳非嫁季季也經曰歸于鄒是乃如初嫁為文賢之也

增補合注萬恨閔公之勤已故弒之此與桓三年宋督弒其君書法同

卓爾康太宰督與仇牧同死官位崇於牧操國重於牧削而不得書身有

罪也當時督之見殺告策必先於牧削而不書夫子特筆

深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歸惡於陳也陳納之又受宋賂而後歸之黨惡之罪不可掩矣

傳十二年補注不書蒙澤者為連書及其大夫省文雖無異義謂史有詳畧亦非

珍文既言惡人不可保又言隣好不可弃皆正論也

增補合注失國謂失宋國之心非

宋人謂猛獲于衛宋謂衛求猛獲而殺之衛人欲勿與衛人欲不與

石祁子曰衛大夫不可言不可不與天下之惡言殺

保之何補保庇猛獲得一夫而失一國得一猛獲與

惡而棄好與猛獲之惡而棄衛國之好非謀也非善謀也衛人歸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萬多力故設計先使婦人醉之以酒比及宋比執

手足皆見萬蹴踏犀革皆破故萬之手足皆見益見萬之多力宋

人皆醢之醢肉醬并南宮萬猛獲皆為肉醬故曰皆醢之醢音海

經十有三年庚子周莊王十三年立經皆不書崩葬春齊侯

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衣裳之會

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齊邑曹沫劫盟魯之從齊獨後他國而復劫

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

夏齊人滅遂遂國舜之後秋

而戍之齊人滅遂而冬盟于柯見經始及齊平

伯業故會于遂人不至遂人不至北杏之會

盟所以為禮義之國也柯音哥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見經

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

夏齊人滅遂遂國舜之後秋

而戍之齊人滅遂而冬盟于柯見經始及齊平

伯業故會于遂人不至遂人不至北杏之會

盟所以為禮義之國也柯音哥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見經

以平宋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

夏齊人滅遂遂國舜之後秋

失衛也宋衛本同  
好國故云亦好  
經世鈔制強力者音  
莫過酒色用其二佩  
足以斃之況用其  
而乎  
張半菴左氏之歎  
曲而言人事也如  
乘輿輦母一日而  
至此及宋手足皆  
見之類雖發語已  
殫而含意未盡使  
讀者望表知裏捫  
毛辨骨此為叙事  
之祖也  
莊經十三年  
高閔齊桓始謀合  
諸侯皆人之而獨  
舉齊爵抑揚之辭  
也

也魯始與齊  
桓公通好  
錄宋人背北杏之會  
宋人既會北杏  
而背齊好  
背

經十有四年辛丑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  
之會故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周大夫  
於是諸侯  
初用王師  
單音善下同  
秋七

月荆入蔡  
齊桓公脩霸業  
齊平宋亂  
宋人服  
從欲歸功天子  
故以單伯會諸侯  
此諸侯會王臣  
之始  
是年鄭殺子儀  
鄭厲公復國  
會

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  
討其背北  
齊請師于周  
齊欲  
故請師于周  
假  
夏單伯會之  
周使單伯  
會齊伐之  
取成于宋  
宋人聽命  
諸  
錄鄭厲公自櫟侵鄭  
厲公以桓  
侯取成而反  
十五年入

而還  
宋人聽命  
諸  
錄鄭厲公自櫟侵鄭  
厲公以桓  
侯取成而反  
十五年入

櫟至  
此  
及大陵  
及鄭大  
獲傳取  
夫傳取  
傳取曰

與之盟而赦之  
厲公與傳取盟  
必  
六月甲子傳取殺

鄭子  
即子儀也  
莊四年稱鄭伯會諸侯  
今見  
殺不稱君  
無謚  
不以君禮  
成喪  
赴諸侯  
及其二

子及子儀  
而納厲公  
遂納厲公  
初內蛇與外蛇鬪於

鄭南門中  
先時鄭南門內一蛇  
內蛇死  
門內之  
六年

而厲公入  
後六年傳取殺鄭子  
納厲公  
公聞之  
魯莊公

問於申繻  
問於魯大夫  
申繻曰猶有妖乎  
曰猶有蛇妖而

曰申繻答  
人之所忌  
子儀在鄭  
常畏忌  
其氣燄以取

其畏忌之氣  
燄足以致  
妖由人興也  
妖由子儀畏  
忌厲公大過

之蛇妖之異  
音艷

傳一三年  
美寶宋太國上公

張道當年天下諸  
侯皆不知有王矣  
乃自櫟侵鄭  
及大陵  
及鄭大  
獲傳取  
夫傳取  
傳取曰

齊獨以尊周為名  
首倡大義欲使王  
厲公曰苟舍我  
我舍音捨  
吾請納君  
我請納厲公  
使復得國

法復明於天下雖  
所會止於四國然  
春秋之世已浸  
戴之為盟主矣此  
管仲為政之功也  
王錫爵桓於柯之  
會及魯侵地欲信  
大義於天下也然  
遂人一不至而隨  
滅之在遂誠為有  
罪然未至于可滅  
也桓之用詩亦太  
過矣毋乃踐田奪  
牛之習乎

左傳言林卷六

見齊桓一旦欲伐所致故曰人無釁焉荀人無釁妖不自作則妖不能征在其上雖受其由人興也隙之可乘妖不自作則妖不能定位之惠而心尚不服背北杏之會意益如此

莊經十四年

張洽伐宋而同陳厲公又使人謂鄭大夫原繁曰鄭大夫原繁曰傳瑕貳言傳瑕有貳心於我周有常刑諸侯皆用周法

胡銓齊桓非天子之命而專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樓諸侯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

傳十四年  
補注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經總稱諸侯則傳為序

列意與日月互見父

人棄常則妖興言子儀棄其常道則故有妖蛇妖之

禍 ○厲公入鄭厲公遂殺傳瑕背大陵使謂原繁曰

心者苟納我而無二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上大夫

且寡人出且自我伯父無裏言謂原繁不曾人自我

又不忘寡人謂原繁又無寡人憾焉言我以此對

曰原繁答先君桓公桓公鄭始命我先人之先世祖

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社稷有

主鄭子儀既為鄭而外其心更復謀納厲其何貳如

之其何貳苟主社稷苟主鄭國之國內之民凡在國

其誰不為臣其誰敢不臣無二心為人臣不敢天之

制也此上天之所制子儀在位子儀即鄭子十四年

矣子儀自桓十八年而謀召君者鄭既有君而庸非

貳乎用非有貳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莊公之子猶有

人子忽子豐子儀皆死獨厲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

設使八人者皆如厲公以上大夫之而可以濟事而

官爵行賂而勸貳心之臣使之納已而可以濟事

以濟其事君其若之何則貳心之臣又將殺厲公以

殺之固非其正矣

二傳平本卷六

六

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擊為臣者哉

凌稚隆蛇北方水物水數六故六年而厲公入談火未盛而進退之時益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人皆畏忌實由于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談故云妖由人興子儀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失其常度故云人弄常

經世鈔禧按林云子儀畏忌之氣談感息媯之言因思滅息未是子儀安得有取媯之故實由蔡侯氣歛耶

劉懷恕妖由人興

足破千古之惑故其枯祥桑退災惑亦皆反之自己名隱六年傳註○易去聲鄉去聲撲音朴

孔尚典厲公一入即殺傅瑕蓋懲於祭仲之專也祭仲逐昭立厲幾不免雍糾之難傅瑕又欲效其轍愚矣從古檀廢立據大權罕有得其終者孫鑄重言蓋是腹心之密言

經世鈔正論妙語厲公聽之繁可以無死矣而卒死者皆暴之君不可以情理奪也故惠公殺里克而懷公殺

也臣聞命矣臣聞君欲殺下臣之命矣乃縊而死乃自縊而死○蔡哀

侯為莘故蔡哀侯為息侯誘蔡而敗之於莘之故○為去聲繩息媯以語楚

子繩譽也譽息媯之美以告楚文王○語去聲楚子如息楚子乃往息國以食入

享為設享食之具因遂滅息遂滅息國以息媯歸以息媯歸楚

生堵敖息媯長子楚人謂未成君及成王焉息媯次子未

言雖生二子未與王言楚子問之楚子問息媯不言之故對曰息媯答王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我以一婦人之身而事二夫縱弗能死縱弗能死

能守節能守節其又奚言尚何面目對楚子以蔡侯滅息楚子以蔡侯滅息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舉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詳見

○冬會于鄆見經宋服故也詳見經註

經十有五年至夏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衛地衣裳之會

鄆齊桓公始伯夏夫人姜氏如齊無傳夫人姜也齊桓公

歸寧沒則使卿寧歸寧沒則使卿寧○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邾即小邾

宋主兵故序齊宋主兵故序齊○鄭人侵宋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復會諸侯于鄆○復浮去齊始霸也齊始定霸為諸

○秋諸侯為宋伐鄆鄆附庸屬宋而叛○鄭人間之而侵宋間諸侯有伐鄆之事



狐突晉文叔寺人

披而楚莊生解場  
雖然均一死耳繁  
之縊不愈於瑕之  
殺乎故曰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

按繩息婦禮表記  
孔疏云繩可以度  
量於物凡口舉於  
人先須寸度亦量  
之於心故以舉為  
繩鍾惺曰舉曰繩  
失其解則未之考  
魏禧息婦辱身猶  
能報仇亦女中之  
傑即不言想見堅  
忍之志惜欠一死  
聲

息夫人廣詠云細  
腰官裏露粧新脉  
々無言度幾春至  
竟息亡緣底事可  
憐金谷墜樓人益  
譏其不能如綠珠  
之於石崇墜而死  
也此意雋永且是  
非甚當  
補注蔡哀侯在楚  
而蔡人會于北杏  
此刑所以入蔡也  
傳乃以為由息婦  
故失在采輯未備  
舉其細遺其大後  
人因此併其可據  
者一坊疑之則又  
過矣

莊經十五年  
許翰十三年十四

經十有六年癸卯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

鄭宋主其也○齊鄭楚爭鄭於是始○秋荆伐鄭荆患自蔡及鄭矣○冬十有

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

盟于幽宋地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邾子克卒邾子瑣立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間諸侯而侵宋故諸侯為宋討也○

鄭伯自櫟入十四年鄭厲公自櫟入國時緩告于楚緩遣使告入國于楚秋

楚伐鄭即經書荆及櫟及鄭櫟邑為不禮故也為鄭厲公不禮於楚之故也○

錄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桓十五年鄭祭仲殺雍糾逐厲

公今厲公返國祭仲已死故治與於殺糾逐君之亂者○與餘去九月殺公子閔別

強鉏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別○公父定叔出奔衛定叔

使共叔無後於鄭言定叔雖有罪不絕共叔段之祀使以十月入使

叔以十月入鄭謂十月為良月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數為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強鉏不能早避害○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得鄭之成也○錄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滅晉侯緡遂并晉國盡以其寶器賂獻周僖王王就命以

一軍為晉侯附錄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晉武公小國故一軍

武公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各此蓋推原先詭音鬼為國請

而免之為國亦周大夫請詭諸於晉武而免其執○為于委及既而弗報既免卒事

左傳平水卷六

年會至是又會三而不報施子國即為國故為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

合諸侯而不盟以於為國國怨詭諸而作亂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人與我伐夷遂以

衆信莫敢渝也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而以其地與晉殺夷詭諸詭諸守夷周

增補合注文姜不知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至惠王立始召周公而復其位

傳說彙纂鄭之役宋實主兵故齊序宋王伐鄭伐徐亦司胡傳謂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執不稱行人罪之也

則三十二年梁丘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之遇宋先於齊亦因以自盡為文○殲音尖○秋鄭詹自齊逃來無

將疑齊未成伯耶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冬多麋無傳麋多則害

傳十五年陳有公齊左帥諸侯伐鄭而鄭即間音眉

之侵宋可見齊桓主伯之勢猶未振而諸侯尚未知所畏也

補注傳言始伯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從衛鄭復叛益諸侯之心猶未也

莊經十六年增補合注但書會不書公或謂為莊公諱或謂以微者行恐文字脫簡

陳岳凡空書會某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明矣

孫復稱稱爵者始得王命列為諸侯

經十有七年甲辰春齊人執鄭詹齊桓始羈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

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齊人秋鄭詹自齊逃來無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見經鄭不朝也鄭不朝

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四族皆遂強宗○饗

齊戌十三年齊滅遂而戌之醉而殺之乘齊戌之齊

人殲焉齊人盡為所殺無得免者

經十有八年己巳周僖王十七年崩春王三月日

有食之無傳不書夏公追戎于濟西濟西濟水之

秋有戡戡短狐也本草謂之射上蓋以含沙射

冬十月

傳十八年十七年晉武公卒附錄春虢公晉侯朝

王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虢王饗醴王為二君設命之

公與晉獻公俱朝于周享禮置醴酒

三傳平林卷六

九

也俞舉口不日缺  
文也不書葬不姓  
會也

傳十六年  
凌稚隆齊左圖伯  
楚亦浸強而鄭適  
當其衝中國得鄭  
則可以拒楚楚得  
鄭則可以窺中國  
以故楚乘諸侯伐  
鄭之弊而繼伐之  
以圖得鄭窺中國  
而鄭自此為齊楚  
必爭之地矣  
補注緩告于楚傳  
見鄭嘗附楚  
汪道昆復共叔之  
孫亦見厚道

王陽明王利曲沃

之寶賂而命之為  
侯與後之賈爵者  
何異

張半菴為國以詭  
諸之弗報而謀亂  
其量誠隘然詭諸  
背德其取禍亦宜  
也

陳傅良於周公志  
父見其奔者復之  
則不書說在文十  
一年

莊經十七年  
趙匡公穀者云詹  
鄭之微者書甚佞  
也言微者不當書  
特為佞書諸見執  
者豈無罪乎何獨  
特書此佞

音角又

禮假人

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于濟西

王克權

權于那處

而驚其師

取之

楚子殺之

閻敖游洧而逸

十有九年

閻敖之婦于鄆

遂及齊侯宋公盟

秋公子結

皆賜玉五穀  
雙玉為一穀二君  
皆賜玉五雙○穀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禮亦異數

傳說彙纂左穀作也結在野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  
儀蓋盡殺之也公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勝陳之好故  
羊作讖何休以為冬各來伐○勝音孕又音剩○夫人姜氏如莒無傳非父母  
相讖汙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

增補合注書逃以受敵鄙

以罪魯之受逃

凌稚隆五行志謂

屢乃牝獸之淫者

蓋是時莊公將娶

之淫女故其象先

見如此

傳十七年

王荆石齊桓當諸

侯不服不能修德

以來之而執其太

夫入不能明正其

罪而使之得逸以

歸豈非制伯之初

人情味協有難以

深罪者乎不然桓

公管仲為政而罪

人胡以得逃也於

此可見小之服大

出于力之不賸而

以力服入者有時

而窮也

莊經十八年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

傳十九年○錄春楚子禦之承上文禦巴大敗於津

津楚地楚子還楚師既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闢守門

功○鬻音育遂伐黃黃嬴姓國楚子感敗黃師于蹇

陵蹇陵黃地楚敗黃師于蹇陵及湫湫楚

有疾楚子有夏六月庚申卒楚文王卒鬻拳葬

諸夕室鬻拳葬楚文王亦自殺也鬻拳亦而葬於經

皇經皇冢前闕鬻拳自以生守初鬻拳強諫楚子先

兵鬻拳為楚之臣嘗以事楚子弗從鬻拳之諫臨之以

君以兵言我以兵罪莫大焉人臣之罪遂自刎也遂

後掌之使鬻拳之子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君子

君於善既刎其足猶時進忠諫不忘納君於善此言

是也今以一有一者也得嬖寵于莊王姚羊消及嬖音閉

姚羊消及嬖音閉生子頹王姚所生子頹有寵其得嬖故于頹寵莊王使為國師及惠王即位惠王乃莊王之孫即王取為國之圃以為圃惠王取為國之圃以為王之苑圃邊伯之宮周大夫邊伯之宮室近於王宮附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邊伯之宮室以益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惠王又奪周大夫二人之田○跪葬上

陳大士周室既卑其視列國不啻等夷且無畏心矣故侯與公同賜禮制非所惜也

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惠王又收石速之秩祿故為國喪圃者邊伯者喪宮者石速喪秩者詹父子禽祝跪喪田者作亂傳詳言六人作亂之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錄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五大夫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石速士也故不出奔温温蘇氏邑五大夫奉子頹

重明擊柝守備森密以備不虞乃戎入境而不知追既去而追噫魯之宗社寧不幸哉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惠公亦抗莊王以入國者與周不和故蘇子奉子頹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國一師伐周納子頹冬立子頹衛燕

王荆石闢縮閭赦並非良臣武王何而為所設耶巴人之伐蓋自己致寇也

經二十年丁未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無傳○夏齊大災無傳○秋七月○冬齊人伐我無傳齊始治戎

讀從闕緒引入闕教只為醫拳作緣起耳

傳二十年○錄春鄭伯和王室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為和欲使各復其舊不克不能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也從夏鄭伯遂以王歸鄭厲公遂以王歸于鄭王處于櫟惠王居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鄆桓王所取鄭邑惠王及鄭伯入于周之鄆邑○鄆鳥苦反遂入成周

增補合注結以嚴往事至微也何緣

伯入于鄆鄆桓王所取鄭邑惠王及鄭伯入于周之鄆邑○鄆鳥苦反取其寶器而還取成周傳國之寶器而反於鄭冬王

遂與伯主為盟哉亦謂結為魯設竟難之策為齊畫講好之計是以春秋善結也若然則齊宋陳何以為三國伐或又以為三國命而專之故若然則齊桓公何不當其會時叱而絕之而既與之盟矣旋即背盟而來伐安在其伯主哉朱子所謂春秋自有無定當處蓋正指此類耳

及昔非惟魯之辱亦齊之辱也黃震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若止怒結之抗不愛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耳陳傅良傳見楚卒猶未見於經至文元年狄若始書之今案當齊桓始伯楚人於魯好命不通赴弔之禮未行穆文既齊魯自別以免罪固難而後復自殺以從死尤難故君子曰齊魯愛君明其非臣法

子頹享五大夫王子頹既立乃為焉國樂及徧舞等五大夫設享燕之禮

之時徧舞黃帝堯舜夏商鄭伯聞之鄭伯聞之鄭伯自謂哀樂失時人之

號叔號叔號叔曰寡人聞之以吾所聞哀樂失時人之

各有其時當哀而樂當樂而殃咎必至凡失時者災殃咎必至

身今王子頹時頹已立而稱王歌舞不倦樂必歌舞

歌舞不倦是以王室之夫司寇行戮司寇刑

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是日天子為之而况敢樂禍

乎而况敢樂王奸王之位謂子頹奸犯惠王而禍孰

大焉天下之禍難臨禍忘憂子頹當王室之禍憂必

及之必有殺戮之蓋納王乎何不相與以討子頹號

公曰號叔寡人之願也號公聞鄭伯之言以

經二十有一年戊申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

突卒鄭厲公卒子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無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弭鄭地鄭號相命以納

同伐王城至夏鄭號之師同鄭伯將王自圍門入鄭

公將王自圍號叔自北門殺王子頹魏象

以其篡及五大夫以立鄭伯享王于闕西辟闕象

鄭厲公以惠王復位故為王設樂備亦備六代之樂

享禮于象魏之西徧辟平入樂備樂及徧舞樂備

其理則一特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武公鄭

矣顧九疇君而臨之以兵罪莫大焉而曰愛君何也豈左氏君乎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耶至後漢徐幹有曰兵諫以為忠不知無忠焉噫得之矣

艾千一命者臣圃官田秩四事誠為釀亂王室有如許大事齊桓竟若不聞經又不書殊可疑莊經二十年張溥言非父母國而知者意夫人為鳥去又如字

先是鄭武公傳平王而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今惠王復賜厲公以其祖之封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原莊公也鄭伯效尤言鄭伯效學子頽之過備樂其燕於子頽新死之餘蓋子頽惠王之叔父雖有罪當誅豈可從而歌舞之乎其亦將有咎言鄭伯亦必有殃咎及之

五月鄭厲公卒果如原伯之言王巡守號錄王巡守號王巡守號惠王巡守於號國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號公為王官于珪珪號地為王官王與之酒泉王與號以周酒泉之邑鄭伯之享王也原鄭厲公先享

王以後之鑿鑑予之后王后也鑿帶而以鑑為飾此古之遺服惠王以與號公請器號公請器於王王子之爵爵飲酒器惠王以酒爵與號公鄭伯由是始惡於王鄭厲公以王與號厚與鄭薄由是始與王至有惡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

使張本惡冬王歸自號傳言惠王之偏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無傳赦有罪宥罪書稱書災肆赦傳稱肆書圍鄭皆赦赦罪人蕩滌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宣公太子也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御音禦

夏五月無事以首時書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昭十年書十二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無傳高偃齊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蓋齊桓謙接諸侯以崇伯業

○冬公如齊納幣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暮而圖昏二傳不見所傳失禮明故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經書太子傳稱太子以實言也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音專顓孫自齊

○周莊王信王惠王王子頽經世鈔成周洛邑

齊桓所絕也夫人行年六十而不知耻莊公成君二十一年而不能子是可哀也傳說彙纂我近齊而為魯患齊桓伐之所以親魯也家鉉翁謂周有子頽之亂而坐視不救洵為正論若程端學責其不告王而專伐則諸侯專伐者多矣何以獨責桓乎

東都也百姓所居  
在灑水澗水之間  
今河南府治

王荆石子類以度  
孽而好王位殃咎  
固所必至者奚俟

哀樂失時而知之  
振微此將不納王  
平

按說叔即說公也  
為說公子注謬下  
同

王錫爵鄭說相命  
納王而靖亂之功  
鄭視之說為最王

乃待說有加能無  
名亂乎  
凌稚隆周禮王二

舉與十有二物皆  
有祖以樂侑食不

舉不與也  
莊經二十一年

家鉉翁自鄭突之  
入于櫟春秋蓋絕  
之矣及周惠王以

子頹之亂出居于  
櫟諸侯勤王者獨  
鄭與說爾厲公雖

有篡國之罪亦勤  
王之功是以春秋  
於其卒與葬而復

錄之  
張洽文姜之行惡

矣而卒以國君之  
母寵榮終身一用  
小君之禮此魯之

禍所以未艾必至  
於莊公之終而君  
弑哀姜慶父誅而

後魯亂始息也

來奔顯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

敬仲故辭敬仲辭曰羈旅之臣羈寄也旅客也公子

幸若獲宥君之赦宥及於寬政寬大之政赦其不

關於教訓赦其不閉習而免於罪戾而不計其出弛

於負擔弛去離也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君之惠

也此齊君思所獲多矣君亦已多矣敢辱高位敢不

言不敢辱齊以速官謗以速官謗不能其職則謗譏繁興故云

請以死告請味死告免詩云舉逸翹翹車乘翹翹

豈不欲往我豈不欲畏我友朋恐為朋友使為工正

乃許敬仲辭卿而使為飲桓公酒飲桓公酒齊桓公賢之故就

工正掌百工之官也飲桓公酒其家飲酒據敬仲

為主故言飲桓公酒飲酒相得為公曰桓公謂以火繼

之樂飲不忍輒散敬仲曰臣卜其書臣之享君禮

事也故曰臣未卜其夜未卜其夜若夜飲則不敢

嘗卜其晝且未卜其夜未卜其夜若夜飲則不敢

酒以成禮飲酒之道以成不繼以淫淫沈酒也不敢

酒義也是為合以君成禮以其君成弗納於淫不敢

而納君仁也是為愛初懿氏卜妻敬仲先時陳大夫

於淫酒仁也是為愛初懿氏卜妻敬仲先時陳大夫

妻陳敬仲龜曰其妻占之自占其兆曰吉吉兆是謂

鳳凰于飛鳳凰瑞禽也雄曰鳳雌曰凰和鳴鏘鏘鳳

俱飛和鳴鏘鏘然如敬仲夫妻相隨有媯之後媯陳

適齊而有聲鏘鏘音鎗太又作將有媯之後媯陳



傳二十一年

正字通將扶進也

小雅無將大車左

傳鄭伯將王云云

經世鈔分入以防

不虞

陳傅良及五大夫

凡篡立雖王子殺

之不書

經世鈔纔說他人

已即通之所謂局

外者明局中者暗

智士每々如此

同上天子蒙塵宗

祧失守倖而得復

當憂勞恐懼安民

奉祖且子類雖好

親為叔父殺之固

當獨無不怒乎故

君臣備樂亦謂之

仲有嬖將育于姜姜齊姓言敬仲五世其昌敬仲在齊

之後也將育于姜並于正卿其位將與八世之後敬仲在齊莫之

與京京大也言其盛大莫之陳厲公蔡出也姊姝所

曰出陳厲公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桓公六年蔡人

厲公生敬仲厲公其少也敬仲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周大史有以周易象數之學見陳陳侯使筮之

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巽上觀

三坤下乾上否蓋觀六四曰周大史是謂觀國之光

舉觀六四之爻以為六四近六利用賓于王利用作

家此亦此其代陳有國乎此下乃周中釋爻辭之義

家者也今敬仲得此不在此言敬仲代陳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非此敬仲之在其子孫在敬仲光遠

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光尚遠而自他處坤上也坤為

巽風也巽為風此乾天也乾為天此觀六風為

於土上乾上坤下故曰山也正卦三四五爻

有山之林艮為山巽為木故曰有而

照之以天光巽變為乾故曰照之於是乎居土上山

林天之光皆居坤之上故曰居土上故曰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此有國朝王庭

實旅艮為門庭庭實庭之所實也旅陳也百品

也言庭之所實陳有百品言物備也此亦以

莊經二十二年

程頤大嘗而肆之

其失可知凡赦何

嘗及得善人諸葛

亮在蜀十年不赦

為作謚如景王未  
也 劉敞此其以五月  
首時何春秋故史  
也 有所不華

尚有所觀感之義焉此  
以卦義言觀音貫  
後非此其身  
在其子孫也  
故曰其在異國乎  
行而著於土則不在此而在  
必姜姓也  
侯之國也  
物莫能兩  
陳衰  
此其昌乎

增補合注書時之  
首月而四訛為五  
凌雅隆莊公忌殺  
父之仇求齊齊女  
幣遇穀盟扈觀社  
逆女丹楹刻楹大  
夫宗婦觀用幣一  
一書之不厭其多  
者以皆為夫人而  
設示讓也

天子賜之土田諸侯獻其國之所有天  
地之美具焉此亦以正卦變卦互體言  
故曰利用賓于王  
美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  
觀感而化非朝  
夕所能故曰在  
故曰其在後乎

傳二十二年  
翼宣公欲立嬖姬

若其在異國乎  
又推原風行著  
必姜姓也  
必姜姓諸  
侯之國也  
物莫能兩  
陳衰  
此其昌乎

子欬故殺其太子  
補注陳氏曰杜稱  
昌盛乎

及陳之初亡也  
昭八年  
陳桓子始大於齊  
桓  
子孫始  
昌盛乎

太子以實言非是  
蓋經改正之若殺  
太子當稱陳侯  
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志德德叶於上

其後亡也  
哀十七年  
成子得政  
桓  
成子得政  
桓  
成子得政  
桓

而開一世之基辭  
似因生義教者也  
尚書洪範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  
一夕之晏而得數  
南蒯卜亂而遇元吉  
惠伯答以忠信則可  
臧會上僭  
百年之春深矣哉  
遂獲其應丘明故舉諸縣驗於行事者以  
敬仲託其子孫於  
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倣此

敬仲託其子孫於  
示來世而君子志其善者遠者他皆倣此

經世鈔寬政謂齊  
有其罪而加以寬  
政舊注非  
李堂翁以羈旅漂  
泊之臣一旦至齊  
八世之後而有齊  
國始天意非人力  
也  
彭士望翹人車乘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

如此佳詩孔子豈肯刪去史稱詩書並顯書至今逸其半詩三百獨全何也多係漢儒纂補故國風為不理之言即左引諸詩是一確據 季公孫羽而觀敬仲辭卿辭火之言於守身事君之禮皆得之其能開長發之祥有以也 王荆石占而及五世八世之後若符契不爽後之季主君平恐不能及也 沉雲將韓簡子曰先君之敗德及引數乎史蘓是古勿從何益子服椒曰忠信之士則可盡春秋時惟二子知易哉 季笠翁上笠易之末也聖人用之以導惑教愚亦陳其吉凶之大端而擬議取舍則存乎人矣其他怪迂語特數史賤人所為抑好事者睹其成敗追合之云耳左氏所稱述者尤眾衰世之習尚固然耶 經世鈔附會後事却燦然可觀左氏此等最多而此篇文字最歷落錄之以見一功 劉用熙觀國之光利用以下五字衍注疏以為不行 魏禧左氏上笠於後事有纖悉奇中處後人謂之附會誠為可疑然世命相下數亦有纖悉奇中者則左氏所載未可盡以傳會抹煞也 讀書質疑大獄之後也四岳乃一人以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竟首異以位四岳辭之其節高矣獨薦舜其識明矣何史失其名而虞書沒其人耶既姓氏不彰後世相傳姜呂申許俱四岳之後何邪世人因堯遜位而岳辭遂謂四岳許由更謬 補注成子得政傳於此見陳氏之始朱子曰陳敬仲華萬季友占筮皆其子孫假託如後世符命之類 劉懷恕天欲興陳本國亦可而乃使之齊何也豈太公之德至此而衰乎周史解易之詞燦然有文可觀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莊公三

梅賾 林堯叟唐翁

莊經二十三年

經二十有三年庚戌

二十二年楚熊渾弒其兄堵敖代立今年是為楚成王元年

趙與權莊公踰年而後及居喪告朝之禮俱廢焉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

使聘 使聘側界友

祭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

趙與權祭有祭公

自齊

荆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祭伯祭叔意者叔

蕭附庸國叔名也

穀朝公故

秋丹桓宮楹

桓公廟也

其弟也猶祭季許

不言來

此僭朝於方岳之禮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無傳曹莊公卒子僖公立

叔之類伯其爵也

楹柱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無傳扈鄭地

增補合注墨子云射音石又音亦

左傳評林卷七

八一

奧田元繼句讀



按隱元年傳云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

穆文熙處公族固自有道士為胡為此謀啟獻公不仁者必此言夫

經世鈔富者易於有為故去之然富為人所忘富者少而貧者多以多去少又易為力也

陳卧子用其所親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之所以終於見滅

孔尚典人於至親稍有疑懼則讒即從而中之今有無

故使我害其至感奢者此其人必將圖修我者也不嚴拒而痛絕之即當陞警德而豫防矣

莊經二十四年趙恒天子諸侯黜宗大夫宗婦傳不言大夫宗婦傳之非也

天子之稱劉之而令刻劉之禮之而今刻之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舉蓋不但僭而已又過之矣

其微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書故致之以示

議也

左傳卷十七

按隱元年傳云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

如齊逆女無傳親○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姓大夫之

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莊公欲奢夸夫人○大水無

冬戎侵曹無傳○曹羈出奔陳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

公無傳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赤歸于曹為戎所納故曰歸○郭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鏤其皆非禮也皆非事宗御

孫諫御孫魯大夫諫莊公曰臣聞之言臣之儉德

之共也共字無音司馬公訓儉文引此言儉者上修

惡之大也莫大之先君有共德先君謂桓公不丹

而君納諸大惡而莊公納諸無乃不可乎言其甚

秋哀姜至即莊公所逆之公使宗婦覲用幣莊公

御孫曰御孫見男贄古之見者必有贄故大者玉

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以

章物也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侯而行雉取

女贄婦女相見不過榛栗棗脩榛似栗而小脩銀

不過榛栗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以告虔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

其名以告虔敬也○榛側巾反今男女同贄今大夫

左傳平林卷七

二十三



用幣以隆之無入

心矣御孫氏之曰

大惠指之日無別

而志彭生之仇啟

慶父之奸俱在言

外極隱極嚴

李卓吾士焉欲張

公室不能為君明

正國法乃前諸富

子而去之此又謀

殺游氏二子何其

去小人能常靖乎

經世鈔二游必不

富而有強力者去

富于二游之力必

多

莊經二十六年

李蕙女叔稱字穀

梁啖助張洽皆以

為敬老而書字疑

非春秋之意

孫復案日食三十

六書鼓用牲者三

此年六月辛未朔

三十年九月庚午

朔文十五年六月

辛丑朔是也

胡銓未聞大水而

用牲者况伐鼓于

伐鼓于朝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秋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見經亦非常也失常禮也凡天災  
 謂日月食有幣無牲以幣祈請而巳不用牲非日月之眚眚猶  
 月侵日為眚非日月之眚言水災也○眚生上不鼓水災不○附  
 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二十四年殺游氏之二子故  
 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乃城聚邑而冬晉侯圍聚獻  
 經二十有六年癸丑春公伐戎無傳○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無傳不稱名非其罪○秋公會宋人齊人伐  
 徐無傳宋序○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無傳  
 傳二十六六年○附錄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大司空晉卿也賞去桓莊  
 夏士為城絳絳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以深其宮深  
 錄秋虢人侵晉無鍾鼓冬虢人又侵晉為  
 此年六月辛未朔公官備明年晉將伐虢張本  
 胡銓未聞大水而用牲者况伐鼓于門乎書者非惟惡為國之非禮惡其音陶不務修政事以消之會五○齊初主盟於是責公矣  
 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無傳慶莒大夫叔姬  
 杞伯來朝無傳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公會齊侯  
 于城濮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濮音卜

李九我聘者常事耳且女叔至魯無

事可見何足為嘉穀梁以為天子命

大夫故不名是也陳氏曰自入春秋

非姻鄰之國不交聘於是自伯諸夏

自相為好故曰始王荆石晉士為此

前所謂不出二年可無慮者

經世鈔著人使群公子哀哉城聚

時必以功賞不知有少親愛恩典

在莊經二十六年許翰憲桓世有戎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見經非事也非諸侯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非宣布德義則不巡守諸侯非

民事不舉諸侯非經理民事則不輕舉動卿非君命不越竟諸侯之

非將其君之命則不越出其國之境土夏同盟于幽見經陳鄭

服也二十一年陳亂而齊納敵仲二十五年鄭文公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今盟于幽陳鄭始服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見經非禮也非大夫不

原仲陳大夫季友之舊也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季友私往陳國會原

冬杞伯姬來見經歸寧也伯姬莊公之

凡諸侯之女言凡春秋書諸侯之女出入之法歸寧曰來歸

寧問父母則出曰來歸為人所出而歸其國則書夫書之曰來歸言不及其國也

人此言書夫人歸寧曰如某歸寧其父母出曰歸于

某為吾國所出而歸附錄晉侯將伐虢晉獻公將伐

士為曰晉大夫不可不可伐虢公驕言驕公

若驟得勝於我時虢屢伐晉而晉不必棄其民必

我號公雖欲誰與誰與之效死哉孟子曰城非不高

不多委而去之是誰池非不深兵甲非不堅利米粟非

與之守也與如字夫禮樂慈愛禮以導中樂以導

弟戰所畜也人君以此四者教民涵養有素然後以

不愛名正言順戰無夫民養民之道讓事禮之

樂音愛親慈之哀喪愛之而後可用也民必如此而

洛音極極而後可用也後可用言不

盟至於莊公戎始

變渝是以有濟西

之役於此伐戎義

已勝矣

增補合注罪在專

殺而見殺者是非

不論也故不書姓

氏

汪克寬宋先於齊

而公書會則宋主

兵明矣蓋桓公伯

業未盛亦若伐鄭

伐鄭之先宋也

傳二十六年

李笠翁士為左得

賞即拔絳以深其

官殆亦以已之謀

入者自為防患計

莊經二十七年



和會公于洮三傳強 號弗畜也 樂慈愛之道 亟戰將饑 而以數戰為

皆無淫惡之跡春時將有飢饉之患此所謂兵戈之 附 王使召伯廖

秋書之與夫人姜後必有凶年是也 亟欺冀反 錄 且請

氏會齊侯于稷文 同而無異者蓋婦 人無專行之道傳

母不至不下堂伯 姬無事而會公于 洮其犯禮之迹無

異也 衛人立子 頹也 後惠王復辟未嘗正

張洽再舉同盟之 禮以申伯令而一 諸侯之心也魯宋

陳鄭皆至而衛獨 不來故明年伐衛 凌稚隆大夫非若

命不越境況以舊 故適他國而葬之 乎春秋未有書死

大夫葬者特書葬 原仲以示戒也 何濟川祀先代子

孫也方東樓公始 封與微子啟無異 得郊祭而用天子

禮樂入春秋已失 公歸降而曰侯後 稱伯稱子都無定

限足知其微弱備 傳二十七年 王元美莊此時嫡

嗣猶未定乃不為 嫡嗣念而愛女之 私是御豈明於經

國之大體者哉 補注出曰來歸言 凡諸侯之女傳見

年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男爵納女於人曰 驪戎男女以驪姬

號弗畜也

亟戰將饑

賜齊侯命

伐衛

以其立子頹也

經二十有八年

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

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會齊人宋人救鄭

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

齊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

數之以王命

取賂而還

無子

烝於齊姜

及太子申生

大戎狐姬

小戎子

生夷吾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男女以驪姬

列國史例父母不於獻公以求成歸獻公以驪生奚齊驪姬其姊生卓

子驪姬之姊驪姬驪姬欲立其子欲廢申生賂

外嬖梁五驪姬以賂結獻公之嬖幸大夫姓梁名五使言於公使二人

與東關嬖五亦獻公之嬖幸大夫使言於公言於獻

公曰曲沃曲沃君之宗也桓叔始封于曲沃蒲與二

屈蒲屈皆晉邑各或云二屈君之疆也晉國疆場之

不可以無主此二邑皆不宗邑無主曲沃宗邑則

民不威則民無畏疆場無主蒲屈疆場之邑設則啓

戎心則開戎狄戎之生心戎生心則民慢其政民不

國之患也此二者者晉若使太子主曲沃今君若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而使重耳夷

旌君伐且章吾君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狄之廣莫

於晉為都今於晉為都邑蓋晉之啓

不亦宜乎言其宜也蓋二人始進使太子

晉侯說之獻公聞其說而夏使太子

居曲沃宗邑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以主疆群公子

皆鄙鄙邊邑其他羣公唯二姬之子在絳絳晉獻公

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東關五也

而立奚齊既廢申生

而立奚齊而立奚齊

列國史例父母不

在而假歸寧之禮也

以來者亦以歸寧

之例書之也無文

以見義非謂實來

趙氏陳氏駁之皆

過

附見孔氏謂國君

教民民間有此四

者畜聚此事然後

可與人戰故云戰

所畜也

彭士望為能知此

言而行極慘刻不

仁非背馳也惟將

禮樂慈愛皆看做

作用權術以求濟

其不仁之事耳古

今自有此一派學

問

經世鈔老賊又講

道學却說得妙仍

與殺群公子一个

機械

同上何其遲也晉

文勤王而後錫命

齊植錫命而後伐

衛此等處真覺後

來居上

莊經二十八年

傳說彙纂程子謂

管仲以制用兵未

嘗輕用大眾胡傳

因之故於齊桓征

伐皆主將卑師少

之說而以書人為

非敗此年伐衛之

役以衛及齊戰專

責衛洵為定論然

左傳卷七

左傳載齊桓受賂而還則亦不得為伯誦矣故先儒有兼罪齊衛者並存之

張洽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郛之不時可知矣

趙匡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又曰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郭登臧孫不稱使若自行者所以著莊公無意於民也

觀其築郛新延廐城諸及防牽連而書其義可見

傳二十八年王元美桓將王命以伐衛是得討罪之正矣而取賂而還何桓之以義始以利終哉豈管仲其時曾無一諫耶此桓之所為止於伯也

彭士望悉於齊妻凡悉生之子多不克終衛晉其證又曰獻三娶皆同姓張天如驪姬以非出太子重耳夷吾於外則奚齊將不

為天子傳

晉人謂之二五耦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蠱音古

為天子傳 晉人謂之二五耦 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終言其事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子元楚文王弟為室若此 乃築館於文夫人之宮側 而振其兄文王之夫人 息嬀也 夫人聞之 泣曰 傷泣 萬焉 蓋作樂以蠱之 夫人聞之 舞之聲 泣曰 而振先君以是舞也 先君文王以此樂舞習戎備也 用之以習兵戎 羽為文以干為武 國之祀戎皆習用之 今令尹不尋諸佐 讎謂鄭不用此樂習而於未亡人之側 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 武備以討鄭 御人以告子元 御人夫側不亦異乎 樂之意異乎 御人以告子元 婦人不亡讎 人也以文夫人之言告子元 子元曰 子元聞夫人之言而自言 婦人不亡讎 文夫人乃婦人尚能不忘討讎 仇讎之國 我及忘之 我為丈夫而反 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甲士步卒人數詳見隱公元年 傳註 入于桔柣之門 子元之師入鄭 桔柣 柣遠郊 子元關御疆闕梧耿之不比為旆 旆子元自與二子特為 音語下如字又姜北如字 闕班王孫游王孫喜殿 郭門 及達市 及達市蓋及郭內方九 縣門不發 純如字 施於內城門 鄭人示楚間 楚言而出 鄭人出兵而 暇故不閉城門 縣音懸 元曰鄭有人焉 子元見其間暇畏之不敢進 諸侯救 鄭魯救鄭 楚師夜遁 楚子元之師畏鄭人將奔桐 丘 鄭亦畏楚將奔 謀告曰 往來間探曰 謀謀人 楚幕 于桐丘之地 謀告曰 告于鄭曰 謀音牒

得立故其使二五進言如此

至元美晉侯既聽二五而分居諸子

疑必驪姬於內又陔為之地

丘維屏者使字則其說本驪姬語也

其言大中機宜有權制當使英主動

心其長吉如此經世鈔從來內寵

外廢未有不相比而亂國者

穆文熙使俱曰云云即承上言君伐

既章使四隣諸侯皆曰狄人曠絕之

地今皆為晉都邑則晉辟土之功莫

有鳥大將所居以幕帳蔽禦風雨軍衆屯聚乃止鳥不敢止今楚幕有鳥知楚師已遁也

乃止止○冬飢五穀不熟日飢臧孫辰告糴于齊傳書飢在築

得糴也○糴音狄禮也得恤民救荒之禮○築郟見經非都

也言郟邑之非都城也凡邑凡邑之制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周禮四縣

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無曰邑無宗廟則曰邑邑曰築築邑

之則雖邑亦曰都尊之也○築都曰城築都之城則書

經二十有九年丙辰春新延廐傳例曰書不時言新造之辭

○夏鄭人侵許無鍾鼓○秋有蜚蜚扶未反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無傳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

宜於此杜注以為公意未決復使說

之上下文義殊不相承

邱維屏杜注廣莫秋地之曠絕即謂

瀟屈非也瀟屈皆青邑何得言狄地

凌氏以俱俱曰為復入皆曰最是也

蓋此語緊接旌君伐句俱曰者即人

皆旌君作如此語也言若使三公子

分三邑則雖狄地之廣莫皆為晉

都晉為啟土矣故晉侯說之

楊慎子元之蠱文

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傳以作字釋經書新延廐之儀書不時也

非作廐廐之法凡馬凡養馬日中而出日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謂之春分秋

分也凡馬春分百草始繁日中而入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

還廐故日中而入今作延廐則當因鳴鐘擊鼓○夏鄭人侵許

鄭文凡行師有鐘鼓曰伐其罪而伐之無日侵

鐘鼓無聲易名輕曰襲輕兵掩其不備而襲之○輕

其地而侵之如風寒之襲人不知其至○輕

去聲○秋有蜚蜚負為災也為田野凡物凡虫蝗不為

災不為田野不書不書于史策○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

時也書得城凡土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角心龍星

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春夏秋三戒事也是

夫入罪不容貸然戒民以火見而致用心為大火亥月之初心星次角一聞尋仇之說翻然知悔亦有使士作之所用謂版幹畚感慨之氣繼按子樹板幹而與作栽樹立版而終處王宮焉得幹也○栽音在又音再 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謂有俠士感慨之錄 焚皮叛王焚皮周大夫樊其采地也 皮其名也叛王惠王也

經三十年丁巳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無傳齊將降

○秋七月齊人降鄆紀無傳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紀無傳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齊水歷齊魯界在

于社無傳○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

○齊人伐山戎齊界為魯濟此蓋

傳三十年是歲楚子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命虢

皮即樊歸于京師歸于周也天子○楚公子元歸自

伐鄭即令尹子元而處王宮欲遂○關射師諫射師

則執而梏之足曰桎手曰梏此蓋執射

秋申公闞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闞穀於菟為令

尹是為令尹子文○穀奴走自毀其家

以紆楚國之難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弱故子文自

冬遇于魯濟禮相謀山戎也謀伐以其病燕故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也霸故欲為燕謀山戎之難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疾生謂之蠱穆文熙文夫人既令楚王殺蔡侯以雪父恨而又推子元振萬使尋仇可謂奇甚子元奮然伐鄭似見悔悟乃復處王宮圖遂宜濫其為闞班所

殺宜矣附見不亦異乎異是怪異之異林注

陳子子闞門不殺楚言而出鄭人益能矯情鎮物令敵莫測其虛實也莫測其虛實也莫測其虛實也

也縣門即今內城且傲楚言示問暇也縣門即今內城吊橋也

附見楚言未審其何言想見一時絕倒

李笠翁師之所止其幕無鳥此謀善識兵事者師曠曰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也以山戎病燕之故齊桓行

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適亦得此意

陳傅良都曰城大

夫不致祖諸侯都城無宗廟之制今

不取今案春秋書城多矣豈皆有宗

廟杜氏欲通之於周禮尤非左氏惟

不見周官故妄發此例爾

莊經二十九年接王孫曰養馬欲

其富故馬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

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又孔疏云

延之義不可知穀梁云延廐法廐也

未知孰是

傳說彙纂春秋災異並書蜚之為物

魯本無而今有之則異也能食稻花

使稻不蕃則災也若劉敞所謂一目

而虬尾者則山海經所載姑並存之

同上叔姬書卒皆以為賢其守節此

不易之論也胡傳獨以為卒叔姬者

見紀侯之異於太王則非春秋之旨

矣

傳二十九年

王陽明禮四年馬不食穀馳道不修

去冬大無麥禾而

經三十有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夏

四月薛伯卒無傳未同盟○築臺于薛無傳薛魯地○六月齊

侯來獻戎捷捷獲也獻者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秋築臺

于秦無傳魯地○冬不雨無傳不書旱不為災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見經非禮也不

獻而獻非歸功天子之禮凡諸侯之國有四夷之功有攘却四方夷狄之

功則獻于王則獻功于天子王以警于夷天子以警懼于夷狄中國則

否若伐中國諸侯有功則不獻其捷於王崇恩愛示不忍也諸侯不相遺俘同為

則雖夷狄之俘亦不以相遺俘囚馘也遺音位

經三十有二年己未春城小穀齊管仲私邑○夏宋公齊

侯遇于梁丘慶父同母弟傳叔也○是

為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般音班

○公子慶父如齊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

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無傳邢小國此狄入伐之始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見經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

城其私邑為去聲○齊侯為楚伐鄭之故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請會于

諸侯請會諸侯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宋桓公志輔齊霸請先與

齊侯相見見音現夏遇于梁丘齊桓公從宋之請故簡禮遇于梁丘○錄秋七

月有神降于莘莘號地有神以聲與入接而降于莘○莘所中反

惠王問諸

左傳評林卷十一

十一

今春新延廐廐有肥馬且有饑色矣

其時若苦糶之糶孫辰何曾無一諫耶

補注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廐不當云新也馬雖出入有時廐何妨糶隙修之

同上夏鄭人侵許晉語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擊事也傳例益本此但左氏語意未備

張半菴較天道亦與人事相應故

土功一以秋冬節候為度

旁注戒事謂使民豫警戒起土功之在也

莊經三十年趙匡魯益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爾孫復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鄆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齊人降鄆者惡齊強齊且見鄆微弱不能抗齊之甚也

孫覺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節義自守故五之也

內史過周惠王問於內史之官名過者曰是何故也言神何故而降對

曰內史過國之將興凡國家將興盛之時明神降之必有聰明之神降於

其監其德也監察其君德之厚薄將亡國家將敗

神又降之又有神明降於其地觀其惡也觀視其積惡之深淺故有得神

以興故有得神之福亦有以亡亦有得神之禍商周皆有之四代之興亡皆有神異王曰惠王又問若之何將何道以處之

對曰內史過以其物享焉以神所出之物祭享焉其至之日此

以其物之義言當問神以何用降若甲乙丙丁之類亦其物也若以甲乙日日至

服上青以王從之惠王從內史過往使內史過往聞

號請命內史過至莘聞號請神求賜上田之命反既祭而歸曰謂人曰號必

亡矣號國有必虐而聽於神夫民神之主也號公虐民而聽命於神此以知其必

神居莘六月神居莘地六月乃號公使祝應宗

區史囂享焉號公使大祝名應宗人名區大史名囂同姓享神神賜之

土田神有賜號史囂曰史囂聞神之命而言曰號其亡乎號國

吾聞之以我所國將興國家之將興聽於民為政而皆

心是先成民而後致將亡國家之將亡聽於神虐民而

是民各有心而鬼神言神之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聰則無所不聞明則無所不見正則自正於已直則

能正乎人而一者專一於聰明正直無有二心者也

依人而行善則降之福惡則降之禍神無號多涼德

號虐民於爭戰其何土地之能得其何土之能得賜之士田皆禍之也

張洽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

交而後求者欤

○初公築臺臨黨氏

先時莊公築臺臨

侯來獻戎捷觀之

○黨音

見孟任氏之女孟任

從之莊公欲從孟

也桓不務德而勤

○閔音

而以夫人言許之

割臂盟公

兵遠伐特財稱人

生子般焉

所生雩講于梁氏

講雩祭天也

孫鑽處王宮蓋亦

大夫梁氏之家

女公子觀之

觀習雩祭

評死自減損其家

犖自牆外與之戲

慢之言與女公子戲

犖音洛

財紿緩也傳言令

子般怒

之而怒使鞭之

公曰不如殺

尹子文忠也

之殺犖

是不可鞭

犖有力焉

陳大士齊之伐山

蓋于稷門

稷門魯南城門蓋覆也

言犖能走而自投

以道險遠不欲煩

公疾

問後於叔牙

對曰慶父林

諸侯此正管子節

慶父同母弟故言其

問於季友

對曰

莊經三十一年

臣以死奉般

故欲以死立般

公曰

今又一歲而三築

述先時叔牙答

慶父林

成季使以君命命

臺妨農害民莫甚

公言

慶父林

成季使以君命命

於此皆書不訊也

信叔待于鍼巫氏

使人命叔牙待命于魯

大夫

傳說彙纂蓋稱伯

氏

使鍼季酖之

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

時王所黜也

音鍼

使鍼季酖之

飲之

王葆前年遠事山

飲之

則有後於魯國

後繼為大夫

道故抑而稱人今

於魯

不飲

飲之

侯國有務功失節

及達泉而卒

立叔孫氏

叔牙之死不以罪誅故得

之耻故愧而稱爵

立後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子般即位

呂大圭二百四十

世其祿

次于黨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

者豈止一年而已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

子般即位

而此特書之者莊

公亟與王功屢見

災異故詳志之

左傳卷十七



傳三十一年

張半菴齊所得我捷即遺之魯則他國可知但歸道經魯以改躬來

人犂賊子般于黨氏

共仲即慶父慶父因圍人犂被鞭之怨使之賊殺子般于黨氏

○共音恭 成季奔陳

成季主立子般見

立閔公

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月

歲

凌稚隆齊大國且伯生也即欲自誇其功毋寧不命一使乃其屈已親詣魯廷哉必是齊侯下使字

按旁注本注以警

絕句言天子見功捷以威懼四夷

莊經三十二年

呂大圭春秋因其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七

所書日月前後而知其是非如前年春夏秋皆築臺今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纘閱三時而大功屢興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時見矣 陸淳季子息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張澄子般卒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尊其為風教之才而不免於首禍也 王保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

者既書子般卒則知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

傳三十二年

補注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高氏曰昭十一年傳申無字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此齊穀也非魯邑且公雖感齊侯登管仲城邑乎且文十七年宣十四年盟會此齊穀也 王元美桓公賴宋為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叛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甄以堅其心又為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齊不敢先之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 吳梅村妖氣得人鼓舞即盛故號之請命而神居華者六月 王元美民與神本自一道但將興時神之氣結於民心離散而妖言惑人矣如梁武之好佛而公矣 按周語載史過此言唯言夏商周之興亡皆有神異不言虛事謹于孔疏 陳卧子以物事亦禳災之意 穆文熙神之監人不應若此瑣屑史述所謂特世之所謂鬼物者耳至於號公請地則其失愈甚何得不凶 而字箋祝司贊名者即今讀祝文之人宗謂祭時拂拭神主之人 釋禮正論灑然申繻曰妖由人興史書曰神依人而行二語可謂要言不煩 孫鑄涼德字在今亦是陳言 呂種玉言鑄今倡婦與子弟燒香刺臂始于此 王陽明莊公既知聲不可鞭何難於犂而不即殺之以除外患而必以待子般乎是時子般左八歲耳固宜其及也 經世鈔莊公子幼弟強立弟則非其情立子則有弑禍此一問最有主意 鍾伯敬叔牙雖殺無補後日閔公之禍恐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既薨慶父叔牙強盛雖季子之忠何能為故誅牙乃魯所以存慶父成敗所係友之大義滅親所以為賢也 按正字通云左傳注云鳩鳥名合鳩醜為一不知醜毒酒非鳥名然字典以為醜鳩通 呂祖謙慶父叔牙一軀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何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王元美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蔡不復管 按慶父後為孟孫氏叔牙後為叔孫氏季友後為季孫氏皆莊公庶弟即三桓也

涂尚謹知此則慶父不當立後明矣淫國母而弑二君論者以為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則何以服叔牙也 邱維屏般既即位何不居朝廷而次于黨氏蓋孟任非聘般位未定此間便有成季危疑處在故般弑而成季亦奔也但魯未衰國人與成季同心故只得立閔公耳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八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閔公

公名啓方莊公之子史記曰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楊士勛魯世家閔公名開世本作啟方辟漢景帝諱故為閔也

周 惠王十六年

鄭 文公十三年

齊 桓公二十五年 ○管仲為政

宋 桓公二十一年

晉 獻公十六年 是年晉作二軍

衛 懿公八年魯閔公二十一年狄滅衛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子曹戴公名申立其八年卒而立文公

蔡 穆公十四年

曹 昭公元年

滕 詳見隱公元年

陳 宣公三十一年

杞 詳見隱公元年及僖公元年

薛 魯莊公三十一年薛伯卒

莒 詳見隱公元年

邾 又公五年

許 穆公三十七年

小邾 見莊公元年

楚 成王十一年○令尹子文為政

秦 詳見隱公元年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庚申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

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

子來歸○公子友也○是為季氏○奔陳○冬齊仲孫來

傳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

人伐邢○狄伐邢在○管敬仲言於齊侯○進言於齊桓公

程端學以事考○故貶而稱入非也○實書齊人說者以○為桓公緩於救患

只此具見一班○彈壓之管子伯累○莫敢不俯首蓋欲○人聽命必思有以○從軍使泗上諸侯○孫執升奉簡書以○閱經元年

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為歸魯計爾故

曰戎狄豺狼

戎狄性貪如豺狼然

不可厭也

不可得

既盟而季子來歸

言狄既逞志於邢又將

諸夏親暱

諸夏中國也言中

國有相親近之情

夫惟季子高子以

不可棄也

不可棄

宴安酖毒

酖鳥其羽有毒

以畫酒飲之則

子聖人必有深意

不可懷也

不可懷

詩云

舉小雅

齊仲孫案齊之仲

豈不懷歸

言將帥出征豈

畏此簡書

同

謬亦甚矣

同惡相恤之謂也

同

同惡相恤之謂也

同

補注劉氏曰去年

所以不敢懷歸者

簡書

簡書所

載之事

十月子般卒則閔

救以從簡書

以從簡

齊人救邢

從管仲

公立至今已三月

亂亦定矣言亂不

是以緩

十一月

秋八月公

得成禮非也且必

莊公

亂故

慶父

是以緩

若所云何以能朝

及齊侯盟于落姑

閔公新立

請復季友也

季友去年

名義功業盡我狄

新立國家多難

以季

齊侯許之

齊桓公許

以下二十四字

友賢故請齊而復

之齊侯許之

復季友

使召諸陳

汪道昆二言足見

齊使人為魯

公次于郎以待之

公次于郎以待季友

之至非師旅之事故

夷吾尊周懷夷之

意

季子來歸

即公

嘉之也

經管左始其意氣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

齊大夫仲孫名湫來省魯

仲孫歸

仲孫省

德以為天下觀望

下同

書曰仲孫亦嘉之也

亦嘉仲孫

仲孫歸

刑被狄患仲能進

言桓遂用之至仲

曰齊侯曰不去慶父

時慶父亦已還魯故言魯若

魯

沒而桓意荒即同

難未已

慶父去年殺子般

公曰

齊桓公

盟若黃亦坐視

之

對曰

難不已

若慶父作

此五伯之所以為

假也

將自

將自

將自

補注齊人救邢傳

斃

君其待之

公曰

魯可取

言齊桓救刑之緩

乎

對曰

不可

猶秉周禮



附益之辭其說是也

胡寧不稱齊侯使

仲孫又書曰來譏

之也問魯可取者

齊侯之心俟其自

斃者仲孫之策故

而譏之以其猶曰

務寧魯難而親之

是以書字春秋舉

法有輕重若又不

書字則當時假有

勸齊侯因亂以取

其國者則無以取

之矣

經世鈔務寧魯難

主意在此

陳傅良晉侯作二

軍外改制不書今

按外改制不告

補注晉滅三國不

書春秋之初楚滅

國略不書於齊桓

公特書之今按晉

滅三國在西楚滅

乎不亦可以猶有令名猶有遜讓晉國之美名○令去聲與其及也

且諺曰且俗諺有曰心苟無瑕言吾心苟無瑕

何恤乎無家則不必以無家為憂恤也天若祚太子言天若祚太子

其無晉乎其無晉國乎為傳五年卜偃曰卜偃晉

畢萬之後必大言畢萬之子孫必大昌盛萬盈數

也自一至十百千萬而滿故萬為數之至滿魏大名也魏之為名其義至大以是始

賞又獻公以魏始天啓之矣是天開啓畢萬而將昌其子孫天子曰兆

民十萬為兆天子主諸侯曰萬民十千為萬諸侯主

今名之大今以魏以從盈數魏從萬從盈數也其必

有衆此得國得初畢萬筮仕於晉先時畢萬將仕於

吉遇屯震下坎上屯此之比坤下坎上比

初九變而為辛廖占之辛廖晉大夫占曰吉曰此吉

屯固屯險難所比人比親密所吉孰大焉固而能入

於其必蕃昌後嗣子孫其必蕃衍震為土屯下卦震

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動而

象故兄長之震為長男兄也初又最母覆之坤為母

居之互體亦為坤故母覆之衆歸之坤為衆故六體不易初一爻變

不可合而能固水地比有合之義雲雷屯有固之安

而能殺比之下卦有坤坤為土安之象屯之下卦有

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

勢此漢東海唐淮

陽所以為仁且智

立則罪至古今此

等事再無中立之

也 附見猶有令名倒 句又歇語 經世鈔為吳大伯 此是申生上策只 以貧位不能為此 士為老賊却能見 及此理不禪知機 而已 同上與其及也以 上十句俱四字一 句一意一字一轉 何等靈勁道韻今 人學四字句者但 有板滯耳 孫鑛萬盈數二句 似童稚語何遽為 符耶 沈澤氏既述下偃 之言又載畢萬之

萬國親諸侯 公侯之子孫 必復其始 子孫 高之子孫 必復其始 子孫 高之子孫 必復其始 子孫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二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 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 因是大祭以饗昭穆謂之禘此言吉禘以見莊公喪 制未闕而亟行吉禮又不於大廟蓋深譏也 禘天 孔子之禮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東周之僭禮也故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又曰吾不欲觀之矣 秋

八月辛丑公薨 實弒書薨又不 地者史策諱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 于邾 哀姜外淫故孫稱姜 孫音遜傳同 公子慶父出奔莒 弒閔 是為 孟氏 冬齊高子來盟 無傳蓋高奚也齊侯使來平 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 魯難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 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 書入衛 不能

也 遂見萬之所以起其地 魏者天授非人力也 朱君翊公讀敬仲 奔齊篇知陳氏及 趙魏之興後來晏 嬰請繼室于齊與 叔尚語一曰齊其 陳氏一曰政在家 門相對致慨此左 傳線索處 毛晉震為七以下 如漢郊祀三言詩 閱經二年 啖助移其國於國 中而為附庸蓋桓 公之張力施於可 取者如此非有興 滅繼絕之心也 魯徵莊公慶父未

傳二年 春魏公敗大戎于渭汭 大戎西戎之別 在渭水之北 舟之僑曰 見魏敗戎而言 舟之僑曰 舟之僑曰 舟之僑曰

鄭棄其師 高克見惡久不得還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故言棄其師也 舟之僑曰 舟之僑曰 舟之僑曰

無德而祿 魏公無君人之德而享天祿蓋 敗戎斥地必有所獲故總言祿 殃也 殃將至矣 殃將至矣 殃將至矣

速也 未服闋而吉 初公傳奪上 齒田 先時閱公之傳奪魯大 夫上齒田 齒音蟻 公不禁 閱公即位八年 歲知愛其傳遂

成季以僖公適邾 僖公閱公庶兄成季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成季以僖公適邾 即季友以僖公適邾 音章下同





之主而就其公以  
行禮乎則為屈尊  
從卑此失禮中之  
失禮若夫以諸侯  
而用天子禮樂魯  
國行之已久不足  
議矣

穆文熙季友始鳩  
叔牙繼殺慶父立  
二君以存魯之社  
稷魯誓古大臣之  
功焉以加此後人  
扭於平子逐君偕  
禮併季友之功沒  
之類指而見之曰  
季氏是不講於春  
秋毋相及之義矣  
經世鈔或謂畏桓  
討也觀齊殺哀姜  
亦可見行賂有不  
之義

復于父此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大有乾官歸敬如

君所乾為君人之敬季友與及生及季友生有文在其手

日友蓋手理自然成文字遂以命之遂以命其名曰友○冬

十二月狄人伐衛狄禍自邢及衛此管仲所謂南衛

懿公好鶴懿公平時喜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也懿公好養鶴以大

夫車寵之夫車寵之將戰至是將與國人受甲者皆曰凡國人

○乘如字使鶴使鶴與狄戰鶴實有祿位言鶴乘軒實有大夫

余焉能戰我平時不得君之寵祿安公與石祁

子決取決斷之義○决音决與甯莊子矢又與甯莊子矢

使守使守子守國曰以此贊國以决斷禦難之義贊

擇利而為之擇其利國家與夫人繡衣懿公又

曰聽於二子使夫人聽命於渠孔御

戎渠孔御衛子伯為右為衛侯黃夷前驅前驅先鋒

孔嬰齊殿殿師後殿反禦也傳言衛侯失民有素戰

于熒澤熒澤河北地衛師敗績民不樂戰故遂滅衛

去其旗師之耳目在旗衛懿公既是以甚敗是以甚

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遂衛人華龍滑禮

二人曰即華龍滑禮我大史也我衛

實掌其祭實掌衛國不先夷狄畏鬼故恐之

唐武氏且不願其太泰言若不使我先往

可非者此類是也  
經世鈔聽其自謚  
不顯戮之失刑矣  
立後甚矣

穆文熙叔牙無大  
罪特以俱謀立慶  
父見殺故可立後  
慶父弒君有顯罪  
何可與叔牙並立  
乎成季於是為失  
刑矣

惡自欺于心而畏  
齊桓故不敢歸齊  
也春秋雖不去姓  
氏而直書孫于桓  
絕之之意已深矣  
經世鈔有淫行者  
唐武氏且不願其  
太泰

國散君死經不言滅者衛之君臣皆盡無復  
文牛齊桓為之告諸侯狄去衛存故但書入  
去其旗敗而不去其旗○去上

臣皆也  
也狄人囚之  
○華去  
○二人曰  
即華龍滑禮  
我大史也  
國之

親于况姊妹之子

穆文熙哀姜通於

慶父與謀殺君罪

不容誅魯不能殺

桓公為取而殺之

推斷若此宜其伯

哉或乃謂婦人業

已適人不宜殺謬

矣

自國不可得也

則告守

夜與國人出

遂從之

又敗諸河

即位也少

齊人使昭伯

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

鬼神不祐則衛

大夫之守國者

二子信其言不敢固宗

故乘夜與國人出奔

六○少去

昭伯

強上聲

文公為衛之多患

先適齊

及敗

乃先之

曰不可待也

狄人衛

初惠公之

不可強之

強昭

昭伯

齊人

強昭

齊人

王元美衛之見滅

非特懿公好鶴以

失人心自惠公即

位宣姜淫恣耽樂

忘政卜形已具而

懿公又重之故狄

人一至而遂漁然

散去不支耳春秋

所以止書人而不

言滅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

于曹

穆夫人賦載馳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成曹

公乘馬

祭服五稱

歸夫人魚軒

錦三十兩

見衛之君臣皆

共及勝皆衛別

邑○其音恭

立戴公以廬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益之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親于况姊妹之子

穆文熙哀姜通於

慶父與謀殺君罪

不容誅魯不能殺

桓公為取而殺之

推斷若此宜其伯

哉或乃謂婦人業

已適人不宜殺謬

矣

自國不可得也

則告守

夜與國人出

遂從之

又敗諸河

即位也少

齊人使昭伯

生齊子戴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

穆夫人

鬼神不祐則衛

大夫之守國者

二子信其言不敢固宗

故乘夜與國人出奔

六○少去

昭伯

強上聲

文公為衛之多患

先適齊

及敗

乃先之

曰不可待也

狄人衛

初惠公之

不可強之

強昭

昭伯

齊人

強昭

齊人

王元美衛之見滅

非特懿公好鶴以

失人心自惠公即

位宣姜淫恣耽樂

忘政卜形已具而

懿公又重之故狄

人一至而遂漁然

散去不支耳春秋

所以止書人而不

言滅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

以共勝之民為五千人

于曹

穆夫人賦載馳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成曹

公乘馬

祭服五稱

歸夫人魚軒

錦三十兩

見衛之君臣皆

共及勝皆衛別

邑○其音恭

立戴公以廬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益之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許

救於敗乎

劉懷恕齊人使昭

伯杰宣姜生文公

竟以有衛稱賢君

焉則聖賢果不係

於世類也然非禮

甚矣

李堂翁懿公其時

適有宋桓之賢婦

與齊桓之賢伯故

得安於勝之民處

曹邑而復造定之

方中之業不則盡

為狄俘矣

按兵車一乘以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為常制今言

車三百乘甲士三

千人則每乘甲士

十人也故注曰異

惡高克

高克鄭大夫也奸利而不顧其君

使帥師次

于河上

使高克將兵禦狄

久而弗召

久次河上師潰

而歸

高克奔陳

故懼罪而奔陳

鄭人為之賦清

人

清人鄭詩刺文公退臣

錄晉侯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臯落氏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赤狄之

里克諫

夫諫獻公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

言太子奉國

社稷之粢盛

黍稷曰粢在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膳也

君之厨膳

則太子朝夕視

故曰冢子

號曰冢子言其

君行則守

君有朝會征伐行役之喪則

有守則從

君

大臣守國

則太子從君

從曰撫軍

太子從君號曰撫

於常

孫鏡里克諫正論

然文却平

宮東萊里克告父

以慈告字以孝其

處父子之間可謂

至矣其後驪姬殺

用生之謀已成憚

克而未敢發使復

施以言動之而克

乃曰吾其中立乎

夫兩刃之下不容

足克守前術而應

後勢宜其敗也

陳卧王克恐太子

軍敗得罪則必見

廢故陳悉利害以

說獻公使勿令太

子將也此段凡五

守曰監國

太子守國號曰監國

古之制也

古先之

夫帥師

為將者專行謀

專行其進

誓軍旅

誓軍旅以衆心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國君與執政大

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

帥師為將者在

制命而已

稟命則不

威

若太子帥師稟君之命而後

專命則不孝

若太子

制命令則失子

故君之嗣適

故國君之嗣嫡

不可以

帥師

不可使

君失其官

使太子專命則君

太子稟命則帥師

將焉用之

二者皆不可

君將安

且

臣聞

且如臣

臯落氏將戰

臯落氏將與

君其舍之

克

公使捨

太子勿使將

舍音捨下同

獻公曰

獻公答

轉筆力極其變化

正維屏稟命而語

盡使子將兵之弊

雖肅宗靈武之立

亦未免由此不正

故凡當垂以而欲

使子圖存之日只

有傳以太位而已

餘日則必不可使

將豈惟太子不可

能諸子皆不可也

若唐之高祖太宗

左事取天下者則

使之專命可也

李登翁是時中生

已為太子而獻公

曰未知誰立其欲

立奚齊之意可見

使申生喻其意即

移病請退虛儲副

之地而聽其立焉

則上順乎親下友

於弟而身享讓國

之譽即太伯不是

過已何至有新城

之禍哉見幾不早

以致自斃何其愚

左傳言林卷八

寡人有子

言我有子

不特一人

未知其誰立焉

太子蓋微示里

曰太子問

吾其廢乎

廢也故以此為問

告之以臨民

使主曲次是告

之以臨民之事

教之以軍旅

使將下

不共是懼

言太子當以任大責重

且子

且為人

懼不孝

所懼者

無懼弗得立

脩飾其身而不怨

則免於

難

如此則順時委命可免

難於禍難矣

難去聲

太子帥師

太子將上軍

公

以伐臯落氏

衣之偏衣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蓋獻公為此

衣如

佩之金玦

玦如環而不連以金為之

孤突御戎

羊舌

大夫為尉

羊舌大夫叔向

先友為右

先友為太子車

身之偏也

衣公衣之半

握兵之要

謂佩金玦

在此行也

兼是二美

子其他勉之

使太子勉力

偏躬無慙

分身衣

在此一行

兵要遠災

握兵之權要可以

親以無災

有偏衣

孤突歎

孤突為太子御

衣

衣在身

身之章也

以別貴賤

佩

衷之旗也

中心之

故敬其事則命以始

謂君若敬太子之事則賞

向皆

里克不責以中立

王臣里克之對太

子似是而非克既

聞未知誰立之言

當明告太子豫為

成謀乃及其言曰

何故廢乎孤突輩

君意未顯而猶測

之里克君意既彰

而竟隱之亦何取

左傳評林卷八

二十一

禍天子致亂晉國

而責以弑美齊卓

子為失誅矣

滙參主意在不可

帥師故緊從帥師

說落

李九我揣摩晉事

若符左契

楊慎先友之見不

及狐突子養罕夷

丹木遠矣

孫鑣諸大夫各出

議論始如送行末

字甚有態有包但

文多四字稍覺左

拙

同上本是不好却

令人說好起

同上狐突尊行也

故其論最深而盡

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若服天子之身則當用其衷

則佩之度謂君若用天子之心則當今命以時卒

今命天子以冬十月閔其事也閔其事也所謂敬也衣之

服衣去衣音茫遠其躬也謂服也服以

佩以金玦佩天子以棄其衷也舍棄其中心服以

遠之不衣之純是時以閔之不命以始是衣之

則有涼冬殺命以窮冬則金寒金屬秋方其玦離玦

環而缺離不相連屬胡可恃也言四者皆無溫雖欲勉之勉力

以從狄可盡乎東山之狄可得梁餘子養曰梁餘子

軍御故聞帥師者凡帥師受命於廟告于宗廟而受

服於社宜于社而將受有常服矣為將自有常服不

獲而衣不獲韋弁之常服命可知也君命亦死而不

孝雖死而使父有殺不如逃之不知逃奔作罕夷曰

罕夷將下軍故亦曰衣奇無常衣雜奇怪非常金玦不復剛夫

離不復及之象雖復何為何所能為君有心矣言獻公有害

先丹木曰先丹木為下是服也是偏衣狂夫阻之言

狂夫猶曰盡敵而反此曰字舉獻公命申生之敵可

盡乎言狄可得雖盡敵雖使如公之猶有內讒猶有

之讒譖二五在內不如違之不如去之狐突欲行狐突欲以

羊舌大夫曰羊舌大夫為不可言太子違命違命違命

丹木則勸太子以

此是文腹

王荆石此段原始

要終洗發獻公心

曲最透

譚友夏當時偏衣

金玦疑亦出驪姬

之意

按禮王制宜社注

引爾雅云起大事

動大眾必先有事

乎社令誅罪得宜

又品字箋云祭之

以求福宜故謂之

宜

詔苑君命如此其

意可知也

穆文熙諸師之見

當以子養為高

王季重下養罕夷

丹木則勸太子以

避狐突則嚴太子  
以死要之死者非  
正也  
增補合注在父指  
獻公阻遠隔也

汪道昆內寵以下  
四者致亂之本自  
古皆然而人鮮有  
悟之者蓋其情有  
所溺矣

李卓吾狐突直陳  
時事極切當而太  
子猶不悟信非智  
士  
附見此文只為申  
生死孝張本故孝  
字一篇眼目

鍾伯敬季友以豎  
定社稷即成風不  
以魯為屬友必以  
次平之而在氏特  
以其立為屬友之  
故恐失古人之意  
補注乃事之黃先  
生日事如孟子事  
之以皮幣之事後  
言敬羸發而私事  
襄仲義亦與此同  
孫境邢遷而語精  
絕  
翼粗布厚繒言儉  
杜也  
鍾伯敬文公致富  
若其當亦不係衣  
冠及方能等事詩  
云秉心塞淵昧此

不孝是不孝棄事棄君不忠是不忠雖知其寒雖知

惡不可取然而不孝不忠子其死之言太子何不

太子將戰太子將從羊舌大狐突諫狐突曰不可言

昔辛伯諗周桓公事在桓十八云內寵並后內

外寵二政外之寵廢專嬖子配適寵廢庶子

亂之本也四者致周公弗亂之本

故及於難故為莊王所今亂本成矣今晉

孝而安民全身為孝不子其圖之太子當圖與其

危身與其危身於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成風

聞成季之繇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聞下楚丘

乃事之成風乃禮而屬僖公焉而託僖公於成故

成季立之傳言季友立僖之元年魯僖公即齊

桓公遷邢于夷儀邢因於狄故齊桓二年僖公之封

衛于楚丘衛為狄所滅故齊桓邢遷如歸齊桓具邢

衛國忌凶衛國被齊安集之附錄衛文

公大布之衣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大帛之冠大帛

務材務蓄材木以立門訓農訓

通商通達商旅惠工加惠百工賴敬放敬重

勸學勸勉為授方授百事任能任才能元年革車三

左傳卷八

三千其得文公之  
所為致富之本矣

十乘

衛文公以此冬立則元年當在僖公元年

季年乃

三百乘

季年乃僖公二十五年也傳言衛文公能招懷離散及其末年乃致十倍之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八

